明儒學案

卷三十一至卷三十三

止修

泰州學案

口仁3
486
8

波 29 8

門口 13 號 486 卷 8

會稽後學 莫晉寶齋 校刊
莫階芝庭

止修學案

見羅從學於鄒東廓固亦王門以下一人也而別立宗旨不得不別爲一案今講止修之學者興起未艾其以救良知之弊則亦王門之孝子也

明儒學案卷三十一　止修全

姚江黃梨洲先生著

會稽後學莫晉寶齋
莫階芝庭校刊

中丞李見羅先生材

李材字孟誠別號見羅豐城人南京兵部尚書謚襄敏遂之子登嘉靖壬戌進士第授刑部主事歷官至雲南按察使金騰故土司之孫襲職時有叛服不常先生用以蠻攻蠻之法遣使入蠻莫誘令合孟養襲迤西殺緬之心脅大朗長緬酋遂攻迤西孟養告急先生命將士犄角之土司大破緬於遮浪之上即開諭思貢象二以功陞撫治郎陽右僉都御史先生與諸生講學諸生因形家言請改於將公署爲書院遷公署於舊學許之事已定祭將來萬春始至萬春政府門生也嗾士卒

上。此至善也。發之而爲惻隱四端有善便有不善。知便是流動之物。都向已發邊去。以此爲致。則日遠於人生而靜以上之體。攝知歸止。止於人生而靜以上之體也。然天命之眞。卽在人視聽言動之間。卽所謂身也。若刻刻能止。則視聽言動各當其則。不言修而修在其中矣。使稍有出入。不過一點簡提撕。修之工夫。使之常歸於止而已。故謂格致誠正四者平鋪。四者何病。何所容修。苟病其一。隨病隨修。著書數十萬言。大指不越於此。夫大學修身爲本。而修身之法。倒歸於格致。則下手之在格致明矣。故以天下國家而言。則身爲本。以修身而言。則格致又其本矣。先生欲倒歸於修身。以知本之本與修身爲本之本。合而爲一。終覺齟齬而不安也。性情二字原是分析不開。故易言利貞者。性情也。無情何以見性。孟子言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卽是仁

爲亂。先生方視事。擁入逼之。守備王鳴鶴持刀向萬春厲聲曰。汝殺李都爺。我殺汝。乃得免。事聞。先生閉住。而萬春視事如故。明年。萬歷戊子。雲南巡按蘇瓚逢政府之意。劾先生破緬之役。擾昌蠻功。首級多僞。有旨逮問。上必欲殺之。刑部初擬徒。再擬戍。皆不聽。言者强諍。上持愈堅。法吏皆震怖。刑部郎中高從禮曰。明主可以理奪。乃操筆爲奏曰。材用蠻敗緬。不無闖地之功。據揭申文。自抵罔上之罪。臣子報功失實。死有餘辜。君父宥罪矜疑。人將效命。天子視奏頗爲色動。長繫十餘年。發戍閩中。遂終於林下。先生初學於鄒文莊。已稍變其說。謂致知者致其知體。良知者發而不加其本體之知。非知體也。已變爲性覺之說。久之喟然曰。總是鼠遯穴中。未離窠臼也。於是拈止修兩字以爲得孔曾之眞傳。止脩者。謂性自人生而靜以

義禮智非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上又有一層仁義禮智也虞廷之言道心即中也道心豈中之所發乎此在前賢不能無差先生析之又加甚耳即如先生之所謂修亦豈能舍此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可以為主宰者而求之杳冥不可知者乎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此四端者亦曾有聲臭乎無聲無臭猶不足以當性體乎猶非人生而靜以上乎然則必如釋氏之所謂語言道斷父母未生前而後可以言性也止修兩挈東瞻西顧畢竟多了頭面若單以知止為宗則攝知歸止與聶雙江之歸寂一也先生恐其隣於禪寂故實之以修身若單以修身為宗則形色天性先生恐其出於義襲故主之以知止其實先生之學以止為存養修為省察不過換一名目與宋儒大段無異反多一張皇耳許敬菴曰見羅謂道心人心總皆屬用心意與知總非指體此等立言不免主張太過中固是性之至德舍道心之微更從何處覓中善固是道之止宿離心意與知却從何處明善性無內外心亦無內外體用何從而分乎高忠憲曰大學格致即中庸明善所以使學者辨志定業分剖為已為人之界精研義利是非之極要使此心光明洞達無毫髮含糊疑似於隱微之地以為自欺之主不然非不欲止欲修而氣稟物欲拘蔽萬端皆緣知之不至也工夫喫緊沉著豈可平鋪放在說得都無氣力兩公所論皆深中其病有言先生出獄戍閩仍用督府威儀敬菴撫閩城外迎之勞問垂渝頃之正色曰蒙聖恩得出猶是罪人當貶損思過奈何一路震耀豈待罪之體先生瞦然曰迂濶蓋先生以師道自任不因患難而改不知者謂其不恰開府門面則失之矣

百步激於寸括、燕粵判於庭除、未有種桃李而得松柏之實者、毫釐千里、此學之宗趣、所以必謹其初也、大學之所以先知止、程門之所以先識仁者、其意亦由此也乎、故嘗以為合下的工夫、即是到底的學問、只了結得合下的工夫、自昔聖賢懇懇諄諄、分漏分更、辨析研窮者、豈有他事、只是辨此毫釐耳、（上徐存齋）○捉定脩身為本、將一副當精神儘力倒歸自己、凝然如有持、屹然如有立、恍然常若有見、翼翼小心、昭事上帝、上帝臨汝、毋貳爾心、視聽言動之間、時切簡照提撕、管歸於則、自然嚮欲不得奪、常止常修、漸近道理、切不可將本之一字、文作懸空之想、啓卜度支離之證、於坦平地、無端橫起風波、虧延歲月、所云月在澄潭、花存明鏡、急切撈摸不著者、正

坐此病也（答弟孟乾）○精神兩字去本體尚隔一層心之精神謂之聖先輩謂非孔子之語今人動欲辨體只為一向以知為體故槩以游揚活潑者當之此程伯子所以謂認得時活潑潑地認不得時只是弄精魂也（答朱汝欽）○孳出脩身為本齊家不作家想治國不作國想平天下不作天下想自然意念不分漸近本地（答丁重甫）○大率一到發靈後終日終夜只是向外馳走聞聲隨聲見色隨色即無聲色在前亦只一味思前忖後所以去性轉遠故就性一步則無非善者無非正者離性一步反是（答李汝潛）○六經無口訣每謂只有艮其背一句其實即是知止但大學說止善似止無定方易說艮背似止有定所以背為頑然不動之物如宋儒之說未足以盡艮背之妙因而指曰陰方名曰北極如世所云又不免落於虛元之見子嘗看剝復兩卦同為五陰一陽但陽在內能為主則陰無不從陽者故為復陽在外不能為主則陰無不消陽者故為剝知陰陽內外之辨而知止之妙可得識剝復消長之機而艮背之理可求艮背者非專向後只是一個復暫復為復常復為艮晦翁云自有人生來此心常發無刻無時不是向外馳走非知止如何收拾得非艮其背如何止宿得不獲其身不見其人內外兩忘渾然執中氣象此艮背所以為千聖祕密也知止執中蓋是一脈相傳故程伯子以謂與其是內而非外不若內外之兩忘內外兩忘不專形容未感時氣象無我無人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心溥萬物而無心矣常止矣仁敬孝慈信隨感流行自然發皆中節真所謂不識不知順帝之則也○人豈有二心人知之知其無二心而虞廷授受何以有人心道心之別須知有二者心無二者性有二者用

無二者體此堯之命舜所以只說允執厥中也危微者以言乎其幾也道心人心者以言乎其辨也惟精者何正有見於道心人心之不一而恐其或二於中也惟一者何正有慮於道心人心之不一而欲其常一於中也常一常精厥中允執乃無適而非道心之流行而中常用事矣中庸曰率性之謂道故道心者中之用事也劉子所謂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湯亦曰維皇上帝降衷於下民若有恒性民之中天之命也故子思直以喜怒哀樂之未發者當之從古言中未有若此之端的者大學直將心意知物列在目中歸本脩身歸止至善意亦如此獨所云道心人心者似正審幾之要大學不及之耳不知心何爲而用正爲其有不正而正之也意何爲而用誠爲其有不誠而誠之也知物皆然正而誠者即所謂道心也不正不誠者即所謂人心也

但虞廷之所言者畧而大學之所列者詳頭面稍不同致讀者未解其執字昭然與止不異蓋皆不是影響卜度轉換遷移之法（答陳汝脩）○知即是行行只是知此知行所以本來合體也知到極處只體當得所以行行到極處只了當得所以知此知行所以本來同用也○陽明以命世之才有度越千古之見諸所論著者無一非學聖之眞工而獨其所提揭者以救弊補偏乃未愜孔曾之矩要今致知二字雖並列於八目之中而知本知止乃特揭於八目之外以致知爲知本於理固所不通謂知止即致知於用亦有未協必欲略知本而揭致知五尺童子知其不可孔子之所以開宗立教者咎知本之外別何所宗曾氏所以獨得其宗者舍知本之外別何所學三省則修之矩矱一貫則止之淵源世之學致知者既不肯認多識之科而知上立家其

致則一。失在於習陽明之熟而不覺其信之深。於孔曾反入之淺也。（答董蓉山　○二十年前曾見一先輩謂乾知即良知不覺失笑。乾主始物。坤主成物。知者主此事。即乾管此事也。覺得截斷乾知。謂天壤間信有乾知與良知作證耶。果然則坤作成物又將何以載之。何以解之。此真可謂欲明良知而不復究事理之實。且不察文理矣。乾陽物也。坤陰物也。程子曰。乾者天之性情。乾坤兩字已是無名之名。而又謂乾有知。杜撰無端。可為滋甚。曰然則如子所云。乾知既無。良知亦無。有乎。曰非然也。知一也。不可以體用分。然慮不慮判矣。則良不良之所由分。譬之情一也。亦不可以體用分。然有為無為判矣。則善不善之所由別。情固性之用。知亦心之發也。鄙所謂分別為知者是也。雖良知亦分別也。孩提之愛敬。非良知乎。知親知長。知愛知敬。分別也。乍見之怵惕惻隱。非良知乎。知孺子之入井。知可矜憐。分別也。故知為分別。無分於知之良與不良也。若以良知為體。又曰良知即是天之明命。則大學一經之內。於致知之外。又揭至善。又點知本。則所謂本與善者。又將安所屬乎。若云知即是本。大學只合說知止。又安得說知本。又安得說知本若云知即是善。大學只合說知止。又安得說止善。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性亦何名。只合說善。故孟子道性善。大學說至善。中庸要明善。以謂不明乎善則不能誠乎身也。正是不知止於至善則不能修乎身也。豈可強心之用為體。抑天之命為知。因知記曰。天吾未見其有良知也。地吾未見其有良知也。日月星辰。吾未見其有良知也。山川草木。吾未見其有良知也。求其良知而不得。安

得不置天地萬物於度外乎。其言似朴。其理卻是。大率與萬物同體者。乃能同萬物之體與萬物作對者。即不能同萬物之體。知親知長。畢竟愛行於親而敬行於長也。有分別。即有彼此。非所謂與萬物作對者乎。而欲持之以同萬物之體。以是爲大人之學。所以立教開宗。復命歸根之宗竅也。可乎。不可乎。曰。然則如子所云知。果無分於良與不良。則將任其知之良不良。而亦無貴於良知矣乎。恐於理不盡也。曰。不然。孟子曰。人之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良知之名。雖云起自孟子。而指點良知之親切者。亦莫過於孟子。世之學者但漫曰良知。良知。曾不思知之所以良者。自何而不良。知之所以不良者。自何而良。所以良者。自何而不良。知之所以良者。自於不慮。則學之在我者。亦當反之於不慮而後可。以致知之必良。乃直於知上立家用上磨擦。分別上求討。是欲以求不慮之名。而先求之以有慮之實也。而可乎。孔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又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以知爲體。孔子不聞知及者當求其所及之事。而知非體也。仁守者當求其所守之事。而仁非體也。此等仁知。又就用之德看。蓋指能擇者爲知。而能守者爲仁也。不可便執爲實體也。智譬則巧。亦同此類。若必執智爲體。則所謂聖與仁者。又將安所屬乎。譬之大學言知本矣。又言知止矣。孟子言知性矣。又言知天矣。若脫却止本。而直謂大學以知立教。以知爲體。遺去性天。而直謂孟子以知立教。以知爲體。不幾於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按圖之似而直指之爲駿也乎。故大學未嘗廢知也。只不以知爲體。蓋知本非體也。大學未嘗不致知。只不揭知爲宗。蓋知本用不可爲宗也。惓惓善誘。一篇經文。定萬古立命之宗。總千聖淵源之的。只是教

人知本只是教人知止身心意知並列於八目之中特揭脩身不復及心意知也此豈無所見而然無所見而爲是說乎此其中眞有千聖不傳之祕而非豪傑之士必欲繼往聖開來學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者不足以與聞乎斯義也○從古立教未有以知爲體者明道先生曰心之體則性也伊川先生曰心如穀種仁則其生之理也橫渠先生曰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亦是性爲心體之見晦菴先生曰仁者必覺而覺不可以名仁知果心之體也謂知卽性可乎仁爲生理生理卽性也覺不可以名仁知獨可以名仁乎又可以爲心之體乎釋氏本心聖人本天蓋伊川先生理到之語古有以公私辨儒釋者有以義利辨儒釋者分界雖清卒未若本心本天之論爲覆海翻蒼根極於要領也故其斥釋氏也專以知覺運動言性謂之不曾知性此固章句士所熟聞而熟講者乃獨於學問之際欲悉掃成言以附一家之說盡違儒訓以狥釋學之宗恐少有仁心者有所不忍也吾儒惟本天也故於性上只是道得一個善字就於發用之際覩其善之條理於惻隱也而名其仁於羞惡也而名其義於辭讓也而名其禮於是非也而名其智亦總之只是一個善而已未嘗云有善無不善將善與不善對說也有仁無不仁將仁與不仁對說也義禮智亦準此後儒則曰無善無惡者心之體此無他則以其就知上看體知固有良亦有不良夫安得不以無善無惡者爲心之體乎今有玉焉本無瑕也只合道得一個白字不可云有白而無黑也有水焉本無汙也只合道得一個清字不可云有清而無濁也清濁對說必自混後言之善惡對說必由動後有之告子學問非淺只爲他見

性一差遂至以義爲外。何以明之。公都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以無善無不善爲性。正後儒之以無善無惡爲心之體也。在告子則闢之。在後儒則宗之。在釋氏則謂之異端。在後儒則宗爲教本。唯鄒之論似頗稍公。而友朋之間。文玩而不信也。公者何。卽所云諸所論著者。無一而非聖學之眞功。而獨其所提揭者。以救弊補偏乃未愜孔曾之心要。吾輩善學先儒者。有志聖學者。學其諸所論著學聖之眞功可也。而必併其所提揭者不諒其救弊補偏之原。有不得已也。而直據以爲不易之定論也。可乎。心齋非陽明之徒乎。其聖學之眞功。心齋不易也。未聞併其所提揭者而宗之。不易也。雙江非陽明之徒乎。其聖學之眞功。雙江不易也。亦未聞併其所提揭者而宗之。不易也。今而敢廢陽明先生學聖之眞功。則友朋間宜群訾而議之矣。苟未廢學聖之眞功。而獨議其所提揭也。則心齋雙江兩先生固已先言之矣。歸寂非雙江旨乎。而修身爲本。則非鄒人所獨倡也。常有言匹夫無罪。懷璧其罪。貧子說金。人誰肯信。僕今日之謂也。僕少有識知。亦何者而非陽明先生之教之也。念在學問之際。不爲其私所謂學公學公言之而已矣。求之心而不得。雖其言之出於孔子。未敢信也。亦陽明先生之教也。○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戒愼恐懼。要歸不睹不聞。昭昭靈靈者。斷不是體。然除却昭昭靈靈。亦無別可用以入止地之法門矣。攝知歸止。原是不得已而形容之語。易詞言之。卽是個攝靈歸虛。攝情歸性也。但不可如此道耳。悟得此。則兩者俱是工夫。悟不得。則兩者俱成病痛。（答朱鳴洪）○知常止自能慮。不必更添覺字。本常立。卽是敬。不必更添敬字。（答賴維祈）○本末始終。括盡吉凶趨避之理。三百

八十四爻其所判吉凶趨避有一不是此知所先後者乎知所先後則步步皆吉倒亂了本末始終之序則步步皆凶所謂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渾是一個止法此其所以能定能靜能安者吉先從本立宗不至流到末上只一到末上即神聖工巧亦無有善著矣答友○一步離身即走向玉皇上帝邊去亦非是蓋以我對上帝則上帝亦末也答涂清甫○學問只有工夫雖主意亦工夫也但有自歸宿言者有自條理言者自歸宿上說工夫恰好是個主意自條理上做主意恰好說是工夫此止爲主意脩爲工夫原非二事也譬之作文未有無主意而可落筆亦未有非落筆修詞順理成章而可以了却主意者也意到然後詞到詞順然後理明不可將主意視作深修詞視作淺又不可謂修詞有可下手而主意則無可用工夫也至於無工夫處是工夫又自是止之深處修之妙手所謂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者也答李汝潛○丁巳秋侍東廓老師於清原會上時講不善非才之罪廓翁命某某固世間事但屬伎倆知解者信乎有能有不能此所以可諉罪於才若夫爲子而不孝爲臣而不忠是所謂爲不善也豈亦可云才不能孝才不能忠而直以不善之罪諉之於才乎○靈之體雖本虛而靈之用必乘氣發竅之後後天之分數居多故任靈則必至從質從質則其流必至滅天除却返本還源歸性攝知別無可收拾之處○學問之講只在辨宗之難宗在致知則雖說知本說知止一切以知爲體宗在知本則雖用致知格物一切以止爲歸○至致知是直以有睹聞者爲本體矣以有睹聞者爲本體而欲希不睹聞之用恐本體工夫未易合一也答詹養潛○自有天地以來此氣常運自有人生以來

此心常發。晦翁此言。僕竊以為至到之語。未有孤坐兀兀寂然如枯木倚寒巖無一生發者也。書云。惟天生民。無主乃亂。彼言雖為命世者發。吾徒學問之方。豈不如是。此大學所以必先知止也。知得止則不論動靜閑忙。自然常有事幹。翼翼小心。昭事上帝。不顯亦臨。無射亦保矣。○從古立教。未有以知為體者。余二十年前。即不信之矣。故有致知者。致其知體之說。良知者。發而不加其本體之知者也。非知體也。辛酉之歲。又覺其非。復為性覺之說。今思之。總是鼠遷穴中。未離窠臼。陽明先生曰。良知即是未發之中。即是寂然不動。廓然而大公的本體。儘力推向體邊。其實良知畢竟是用。豈可移易。大率救敝補偏。陽明先生蓋是不得已而為說。已大有功於當世矣。今亦何煩更論。只學者入頭本領處。不得不當下討明白耳。間復書存翁有云。先儒曰。乃若致知。則存乎心悟。致知焉盡矣。鄙人則曰。乃若知本。則存乎心悟。知本焉至矣。蓋在致知。則以知為用。以致知為宗。則所學緊者。又當明本矣。肯信此學。直截從上求窺本地歸宗。無端更發牀上之牀。架屋下之屋。則所云籠內之光。籠外之光。知覺之知。德性之知。與夫或以獨知為良知。或以獨之一字為良知。總屬閑談。俱可暫停高閣。倘猶未信斯言。則烟波萬頃。滅沒由君。附贅懸疣。擬圖正結。真令千佛禁口。七聖皆迷。豈予末學區區立語斯須所能判決。舊答敬菴有云。昔之支離者。不過支離於訓解。今之支離者。乃至支離於心體。夫支離於訓解。昔賢猶且憂之。而況支離於心體乎。此語真可為痛傷者也。儒者之論學。事事歸實。釋氏之論學。事事歸空。事事歸實。蓋直從立教開

宗合下見性處便實直說到無聲無臭不覩不聞至隱至微處亦無往而非實也故善所必有豈可言無惡所本無又不待說無善則仁義禮智從何植種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從何發苗無善無惡既均則作善作惡亦等蓋總之非吾性之固有也見性一差弊蓋至此推原其故則以其只就用上看體直於知覺運動之中認其發機之良者據之以爲天命之體豈知天之發露固有人之作用亦多不然則何以同一心也端緒之危微稍分而道心人心截然若兩敵者乎即此而觀則知知覺運動不可言性儒者之學斷須本天程朱之論固自有理之到處者也答徐清甫○纔說知本便將本涉虛元纔說知止便爾止歸空寂纔說脩身爲本却又不免守局拘方狥生執有此學所以悟之難也答李思忠○體則萬物皆備用則一物當幾格物者格其一物當幾之物也鄙人誠有是說亦因學不明本者故將格物懸空講之無有事實有不得已而爲之言其實合家國天下通爲一身自是萬物皆備固無煩於解說在家脩之家在國脩之國在天下脩之天下亦自是一物當幾何所容其擬議云然者若有似於言之近工描畫支離亦恐漸遠本實落舊見解此鄙人所以不甚道也只實實落落與他挈出知本爲歸宗知止爲入竅使人隨事隨物而實止之實修之即所云格致誠正者一切並是實事實工豈不痛快簡易心無不正不必更動正的手脚有不正焉而修之即止之矣意無不誠不必更動誠的手脚有不誠焉而修之即止之矣知無不致不必更動致的手脚有不致焉而脩之即止之矣物無不格不必更動格的手脚有不格焉而脩之即止之矣是皆所謂格物也致知也然齊家也齊其固有之

家治國也治其固有之國平天下也平其固有之天下非因齊治均平之事至而後有是家國天下也此吾所以謂之體則萬物皆備也然當其齊家也不可二之國矣當其治國也不可二之天下矣雖均平齊治之事交至於吾前而吾所以應之者其當幾之際畢竟只是一物而已雖誠正格致之用屢遷變動不居若甚無有典要而究其當幾之際吾所以格之者亦畢竟只是一物而已此吾所以謂之用則一物當幾也格物者格其一物當幾之物也可謂理不然乎（答李汝潛）癸亥前曾因讀易偶有觸於本末始終之序於時全學未明知止之法亦所未悟只以易語强自支撐謂安其身而後動其身未安寧可不動易其心而後語其心未易寧可不語彷彿十年來乃近止地止地稍固作用處乃漸見輕省也大率同一格物以知本之旨用之則一切皆已分事以應務之心用之則一切盡人分事（聖人之知要從止出故必定靜安而後貴其能慮後世之學先從慮上下手知上充拓此實本末始終之辨（子學三十年矣自省已躬絕無有悟願從子學者學子之不悟可也切不可虛諮作慕大希高之想也（答友人）誰能不用靈明但用之以向外馳走則爲衆人之任情滅天用之以反躬歸復則爲君子之立極定命由仁義而行者即是本天路徑由仁義而襲者即是本心路徑知有良不良總是一知決不可以駐脚本天而動則知自良本知而求良一切皆慮後事而知不可云良矣（須思命脈只是一個善訣竅只是一個止如何反反覆覆必要說歸脩身爲本必悟此而後止真有入竅善真有諦當乃必要揭出脩身爲本必悟此而後止真有入竅善真有諦當乃不爲墮於邊見也不然無寂感無內外無動靜豈不元妙少失

分毫便落捕風鏤塵弄影舞像之中。依舊是辨體的家風也。答龔蓭山○夫天載實體也。無聲無臭贊語也。後之專言無聲無臭者。皆是道贊語。而遺其實體者也。故談至善而專指為無聲無臭者。亦猶是也。○允執之中。不是專主流行。而隨時處中之中。自備其內。至善之善。亦不專主流行。而隨感而應之善。自存其中。以致知為主腦者。是知有流行。而不知有歸宿者也。恐至命一脈。遂截然斷路。不復有歸復之期矣。答董蓉山○先儒謂不得以天地萬物撓已。已立後自能了當得天地萬物者。亦是喫緊為人之意。要在善看。不然。天地萬物果撓已者乎。等待已立乃了天地萬物乎。忩本逐末者。狥人者也。誠不可為知本。知有已。不知有人。了已者。自了者也。亦不得謂之知本。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是說仁者之體。非說仁者之造。認得是體。即所謂認得為已。何所不至。認得為造。已未立何暇立人。已未達何暇達人。即所謂若不為已。自與已不相干。名曰求仁。去仁遠矣。知本兩字。即是求仁。但稍揑却頭面。故不但知本者不可狥人。即求仁者亦央無有狥人之理。摩頂放踵病此兆矣。不但求仁者不可守株。即知本者亦決無有守株之理。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弊有由矣。答詹世輯○有疑止脩兩摯為多了頭面者。不知全經總是發明止於至善。婉婉轉轉。直說到修身為本。乃為大歸結實下手。此吾所以專揭修身為本。其實正是實做止於至善。故曰知修身為本而止之是也。答蔣紫父○一個念頭稍涉虛元。便流意見。一句話頭稍欠填實。便托空詮。已之自進工夫。由此固疎。人之觀視察安。亦即便分誠偽矣。答董蓉山○雷陽一夕。透體通融。獨來獨往。得無挂礙。答滕少松○自悟徹知本後。學得湊手。乃知從前

說者作者大抵僞也說本體固恍恍惚惚認似作眞說工夫亦恍恍惚惚將無作有或認靜邊有者透不到事上或認見地明者合不到身上大率皆是意可揣得口可說得而實在落手做不得也此其所以爲僞也（答從弟孟育）○有友主保守靈明之說者子曰兒既主靈明必令無時不明無事不靈未論爪生髮長筋轉脈搖爲兒不明兒純孝人也即兒母死初哀一段東祇激於一慟而不容自已乎將主以靈明而必爲之加減劑量使之適協乎若不照則是靈有不保若必照則恐孝有未至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是兒用情反恒人之情之不若矣其友爲之蹙然請質子曰兒毋訝亦毋驚此蓋孔聖人之所不能與以知者也而兒必欲與之此其所以異於孔子之學其友曰然則將奈何子曰顏淵死子哭之慟矣孔子全然不知因人喚醒恰好回頭照出自中之則乃曰有慟乎非夫人之慟而誰爲惟不識知乃能順則若必識知去則遠矣其友爲之豁然乃盡棄從前之學（答周三泉）○孔子以知止入門而後之儒者卻先格物不知止不知則身心尚無歸宿而所謂格物者安得不病於支離本不悟則意緒尚不免於二三而所謂致知者安得不流爲意見（與張洪陽）○止此則自虛然却不肯揭虛爲本修此則自寂然却不可執寂爲宗（答佘清甫）○學之以修身爲本也尚矣復以爲必先知本者豈修身爲本之外支別有所謂知本乎曰非然也蓋必知本而後有以知家國天下之舉非身外物也知均平齊治之舉非修外事也知本者知修身爲本也非知修身爲本之外又別有所謂知本也（答李汝潛）○知本一脈當官尤爲日著之效只一點念頭上向監司處迎揣下向百姓處猜防自謂之用明卽所謂

能疑爲明。何啻千里矣。與本風光毫髮不相蒙涉。端拱垂裳。豈無照智。只其所注宿者不於人。必於己耳。答劉良弼

大學約言

大學首節何謂也。以揭言學之大綱也。蓋三者備而後學之道全也。而卽倒歸於知止。謂定靜安慮之必自於知止。何謂也。以申言止之爲要也。繼之曰物有本末云云者何謂也。以教人知止之法也。經世之人。無一刻離得物。如何止。經世之人。無一刻離得事。如何止。蓋物雖有萬矣。本末分焉。事雖有萬矣。始終判焉。知本始在所當先。卽當下可討歸宿。直於攘攘紛紛之中。示以歸宿至止之竅。故曰是教人以知止之法也。古之欲明明德至修身爲本。何謂也。蓋詳數事物各分先後而本歸於修身也。本在此止在此矣。豈有更別馳求之理。故曰其本亂至未之有也。蓋決言之也。結歸知本。若曰知修身爲本。斯知本矣。知修身爲本。斯知至矣。○至善其體而明德其用也。止至善其歸宿而明親其流行也。定而後能靜。非靜生於定也。靜而後能安。非安生於靜也。要以見必自知止始也。舊有語定靜安總是止。但漸入佳境耳。最得立言之意。非止則如人之未有家非止則如種之未得地而慮烏從出乎。○止爲主意。修爲工夫。○身外無有家國天下。修外無有格致誠正。均平齊治。但一事而不本諸身者。卽是五霸功利之學。格致誠正。但一念而不本諸身者。卽是佛老虛元之學。故身卽本也。卽始也。卽所當先者也。知修身爲本。卽知本也。知止也。知所當先者也。精神凝聚。意端融結。一毫熒惑不及其他。浩然一身。通乎天地萬物。直與上下同流而通體渾然一至善矣。故止於至善者。命脉也。脩身爲本者。歸宿也。

家此齊焉。國此治焉。天下此平焉。所謂篤恭而平垂衣而理。無爲而治者用此道也。知本義善一也有自主宰言者。有自流行言者。故止一也有自歸宿言者。有自應感言者。君臣父子朋友之交。所謂止之應感者也。故仁敬孝慈信。所謂善之流行者也。歸宿不明而直於應感之上討止。猶主宰不悟而直於流行之際看善也。止將得乎。聽訟云云。則正所謂止之歸宿者也。止有歸宿隨其身之所接。於爲君也而止仁。於爲臣也而止敬。於爲父也而止慈。於與國人交也而止信。則無適而非止也。舊答某人書謂隨事討止。正與後人隨事求中意同。未必非中。只恐非允執厥中之消息也。○至善兩字。蓋孔子摹性本色。就虞淵底揭出示人。猶恐杳杳冥冥無可據以循入。故又就經事宰物中。分別本末始終先後。指定修身爲本。使人當地有可歸宿。故止於至善者。命脉也。脩身爲本者。訣竅也。知本乎身。即知止乎善。○僭謂學急明宗。不在辨體。宗者何。則旨意之所歸宿者是也。從古論學。必以格致爲先。即陽明天啓聰明亦祇以致知爲奧。大學之旨意歸宿果在知乎。止於至善恐不可以知名之也。不可以知名善。則止之主意不以知爲歸宿也決矣。故曰知止而後有定。蓋是要將知歸於止。不是直以止歸於知。此宗之辨也。此攝知歸止。鄙人之所以敢力提撕也。○至善兩字。原是直摯性命之宗。止於至善者。如根之必歸土。如水之必瀦源。極則者。何嘗不是善。是就流行言也。極致者。何嘗不是善。是以造詣言也。落根有地。而後可以要歸於極致。後之學者大率知有流行。而不知有歸復。圖爲造極。而不知有歸宿之根源者也。學先知止。蓋斬關第

一義也。○每謂脩身爲本之學。允執厥中之學也。非知本。固不可以執中。而非厥中允執。亦未可以言知本也。左之非左。右之非右。前之非前。後之非後。停停當當。直上直下。乃成位其中。天下之大本立矣。格致誠正。不過就其中缺漏處檢點提撕使之常止於中耳。常止即常修。心常正。意常誠。知常致。而物自格矣。○止不得者。只是不知本。知修身爲本。斯止矣。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豈有更別馳求之理。故止不得者。病在本也。友朋中有苦知本難者。予曰。本即至善。有何形聲。故聖人只以修身爲本。不肯懸空說本。正恐世人遺落尋常揣之不可測知之地。以致虛糜意解。耽誤光陰。只揭出修身爲本。使人實止實修。止得深一分。則本之見處透一分。止得深兩分。則本之見處深兩分。定則本有立而不搖。靜則本體虛而能固。安則本境融而常寂。只是一個止的做手。隨止淺深。本地風光。自漸見佳境也。切不可懸空撈摸作空頭想也。故本不知。文是病在止也。此子所謂交互法也。其實知本者。知修身爲本而本之也。知止者。知修身爲本而止之也。總是一事。有何交互之有。但因病立方。不得不如此提撕。令人有做手耳。換作法。不換主腦。且不因藥發病也。○齊家不是攬攬家。蓋在家身家。即是修之事矣。治國不是攬攬國。蓋在國身國。即是修之事矣。平天下不是攬攬天下。蓋在天下身天下。即是修之事矣。故家國天下者。分量也。齊治均平者。事緒也。余嘗云。家國天下者。修身地頭也。此所以天子與庶人一也。說到性分上。所以學無等差。說到性分上。如何分得物我。真所謂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矣。無二本也。○或問致知格物。學問之功。真要於此也。獨無傳者何與。曰。知非他也。即意之分

別者是也物非他也即知之感觸者是也除却家國天下身心意知無別有物矣除却格致誠正修齊治平無別有知矣故格致無傳者一部之全書即所以傳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之者即知也傳正心則心物也而所以正之者即知也傳修身則身物也而所以修之者即知也傳齊家傳治國平天下則家國天下者物也而所以齊之治之平之者即知也則格致奚庸傳哉曰然則所以格之致之者何如以用其力耶曰此不攷於經者之過也如戒自欺求自慊慎其獨必其意之所發如好好色如惡惡臭而無有不誠而所以格誠意之物而致其知者可知也身之有所忿懥四者所以使心之失其正者此也心不在焉所以使身之失其修者此也而所以格修正之物而致其知者可知也之其所而辟焉身之所以不修者此也家之所以不齊者此也而必由其好惡之正而所以格修齊之物而致其知者可知也正其身以格齊治之物而致其知者可知也蓋矩以向好惡而所以格治平之物而致其知者可知也故曰不攷於經者之過也格致義

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易言之矣故灼然本末始終之序而學者不悟也只於此不能知所先後即步步離根到處無可着脚直以其身爲萬物之役如馬牛然聽其馳策而馳走矣故就一事一物言固自有個本末終始總事物言又只有個本末終始下條備舉事物各分先後斷以修身爲本正爲此也悟得此真如走盤之珠到處圓成無有定體亦無定方而本常在我此其所以爲經世之竅即悟不徹只捉定修身爲本如立表建極相似亦自隨事隨物就此取衷而本常保

其不亂。○未嘗不是逐事逐件著功。而運量精神。只是常在一處。未嘗不是要得檢束此身。俾無敗缺。而主腦皈依。只是收拾一副當精神。使其返本還元。無有滲漏。此其所以為盡性之學。○修身為本。只有一個本。隨身所接。無非末者。延平曰。事雖紛紜。還須我處置。畢竟宰天宰地宰人宰物。運轉樞機。皆是於我。離身之外。無別有本。雖天地君親師。亦末也。○問致知兩字。不但陽明摯之。有朱諸儒。無不以為學之始事。先生獨以為必先知止者何也。曰。至小經綸。也須定個主意。豈有歸宿茫然可望集事之理。運斤者操柄。測景者取中。若無知止這一步。真所謂無主意的文章。正誠格致。將一切渙而無統矣。更有一說心有不正故用正之之功。意有不誠。故用誠之之功。知有不致。物有不格故用致之格之之功。今此一時耳。試反觀覺心尚有不正否。曰。無有。意有不誠否。曰。無有。知有不致物有不格否。曰。此中抵對歷歷分明。亦似無有不致不格。曰。如此則學問工夫。一時間便為空缺矣。問者躍然有悟曰。允若先生之言。復命歸根。全在一止。格致誠正。不過就其中缺漏處檢照提撕。使之常歸於止耳。○必有以信身外之無有格致誠正也。而後工夫一。本體一。則精神不至外有滲漏。工夫一。則意念不復他有馳求。而知止矣。

道性善編

孟子說個入井。又說個孺子入井。又說個乍見入井。蓋入井者。事之最可矜憐者也。孺子於人最無寃親者也。而又得於乍見。是又最不容於打點者也。不知不覺發出怵惕惻隱。苦口苦心。與要形容一個順字。蓋不順則外面的便有打點粧飾。不與裏

明儒學案卷三十一

面的相爲對證矣。此正所謂以故言性也。以利爲本也。以見非如此不容打點。則情之所發。便未必能順。豈可便道情善。故信得性而後學有歸宿。若以爲道情善直於情上歸宗。則有惻隱者亦容有不惻隱者矣。有羞惡者亦容有不羞惡者矣。善不善襍出。教人如何駐脚。○性有定體。故言性者無不是體。情意知能有定用。故言情意知能者無不是用。惟心爲不然。以心統性情者也。故程子曰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有指用而言者。指體而言者。孰爲之體。性其體也。指用而言者。孰爲之用。情意知能其用也。虞廷所謂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人豈有二心。此亦所謂指用而言者也。孔子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心豈有出入。此亦所謂指用而言者也。孟子曰。仁人心也。此則所謂指體而言者也。而用在其中矣。他章之言仁。必以屬性。惟此章之言仁。直以屬心。求放心。人只漫說。畢竟向何方求。前念不管後念。後念不續前念。陽明先生爲轉一語甚好。曰學問之道無他。求仁而已矣。亦是見得放之不可爲方所也。求之無可爲依據也。惟仁可求。惟仁可求者。則性之有常善也。所謂夫道一而已矣。不就一上認取。何處歸宗。○性者。生之理也。知生之爲性。而不知所以生者非知性者也。易有太極。是生兩儀。謂兩儀外別有太極。固不可。指兩儀而卽謂之曰太極。亦未可。故中庸只說隱微。只說未發。只說不可覩聞。大率顯見覩聞。皆所謂發也。正告子之所謂生者也。比有知覺運動者。孰非生乎。若未本其生之由而惟據其迹之所可見。則知禮知義者。固知覺也。而知食知色。亦知覺也。以至於知有食色而不知有禮義。亦知覺也。同一知覺也。同一運動可云。何者非生。生旣是同。可

云何者非性。憶孟子之不以生之謂性。則知孟子之以利求故而必本其善之所自來矣。○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孟子認定了性善故情可以爲善。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孟子認定了情善。故才無不善。只怕人不信得性善。無地歸宗故又以知能之良者表之。知能之良者。則正所謂情之可以爲善者也。才之無有不善者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孰爲之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文孰爲之也。故曰親親仁也。即所謂惻隱之心。仁之端者是也。性中若無仁。孩提之童。如何知愛親。敬長義也。即所謂羞惡之心。義之端者是也。性中若無義。孩提之童。如何知敬長。達之二字義尤明白。只是一個順所謂火然泉達。充之足以保四海者是也。然充者非是尋取既往之怵惕惻隱來充。達者不是尋取孩提之愛敬來達。信其性之本善。而知所歸宗。達其性之本善。而知能之用莫非良矣。

知本同參

視聽言動四字雖若有形之實跡。而勿之一字則實動而未形之眞心也。故體認得眞視聽言動之非禮。即在不覩不聞中。而勿之一念。即戒愼恐懼之心也。（此下皆與古疑問）未發之前。以理言之則爲有。以象言之。則爲無。所云看者亦於其中而默探其理之何似耳。豈眞以象求哉。吾嘗於靜中以一眞惺惺者而默與之會。久之若見其中之盎然而無所偏倚者焉。又若見其中之特然而無所依隨者焉。又若見其中之瑩然而無所遮蔽者焉。即其盎然者看作寬裕温柔之氣象可乎。即其特然者看作發强剛毅之氣象可乎。即其瑩然者看作文理密察

之氣象可乎。此亦心靈與性眞默會若見其似則然耳。而豈實有氣象之可見耶。○本一也。爲君在君。爲臣在臣。爲父在父。爲子在子。與國人交。在交國人若是其無定方也。然爲君爲臣此身。爲父爲子此身。與國人交此身。實非有二身也。何嘗無定分乎。故善一也。君曰止仁。臣曰止敬。子曰止孝。父曰止慈。與國人交曰止信。若是其無定名也。然仁孝。吾身之善。敬慈吾身之善。信亦吾身之善。實非有他善也。何嘗無定體乎。所以歸本之學。隨所處而地異。地異而修同。隨所遇而時異。時異而止同。雖日錯綜於人倫事物之交。亦日歸宿於根元命脈之處。歸宿處雖妙入無聲無臭之微。錯綜處實曲盡至賾至動之變。可見修法原非粗迹。不待兼止言而後知。止法原非空寂。不待兼修言而後知。此經世之實學。而盡性至命之正宗也。

問乍見孺子入井。必有怵惕惻隱之心。此良知也。擴而充之。足以保四海。致良知也。如何不以致良知爲是。曰。擴充之說。原從性根上擴充。若見入井而有惻隱之心。孟子所謂仁之端倪。張子所謂天理發見自然之苗裔。必欲從端倪上苗裔上擴充。不去矣。曰。何爲充不去。曰。事物之感於我者何常。而善端之發見於感應者非一。乍見孺子入井。勃然惻隱良矣。是心之發。石火電光。一過即化。豈復留滯記憶。以爲後來張本耶。繼此而有王公高軒之過。蓋敬之心生矣。當是時。非可哀也。豈容復擴充惻隱。以待此大賓耶。已而王公以嗾蹴之食加我。羞惡之心生矣。當是時。亦非可哀也。豈容復充擴惻隱以應此可羞之感耶。藉令見孺子而吾哀其無告。雖與入井之哀同一機括。畢竟是隨感而見。前念後念。不相照應。豈嘗思曰。

吾前日哀入井矣。今當擴充入井之哀而後能哀後來之可哀。勞甚矣。狹亦甚矣。性體發用。不如是矣。（此下皆崇聞錄）四端之發。固自有性根在也。吾養吾性。隨在皆至善之流行矣。曰。然則性何如而養乎。曰。孟子道性善。指天命之體言也。天命之性。無聲無臭。從何處下手。只用得一個養字。即止至善之止字。即成性存存之存字。是也。養而無害。順性而動。達之天下。見可哀而惻隱。見可羞惡。見長上而恭敬。見賢否而是是非非。毫髮不爽。所謂從性上發慮。無往非不慮之良知矣。良知上豈容更加擴充。加擴充。便是慮而後知。知非良知矣。○天地人物。原是一個主腦。生來原是一體而分。故曰。天地人物。皆己也。人己如何分析得。是故立不獨立。與人俱立。達不獨達。與人皆達。視人猶己。視己猶人。渾然一個仁體。程子所謂認得爲己。何所不至。是也。若曰。己立己達後方能了得天地萬物吾未立。何暇立人。吾未達。何暇達人。即此便是自私自利。隔藩籬而分爾我。與天地萬物間隔不相關接矣。便不仁矣。所謂若不爲己。自與己不相干是也。○默識正識認之識。仲弓問仁。夫子告之以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義備矣。又必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本無賓本無祭。如見如承者何事。子張問行。夫子告之以言忠信。行蠻貊。雖蠻貊其可行矣。又必曰。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無言無行。忠信蔑敬。亦何有。此正所謂默而識之的消息也。止於至善之脉絡也。學問有這一步纔入微。纔知本。纔上達天德。陽明先生見山中一老叟自云。做言忠信。行蠻敬。工夫三十九年。此其人亦可尚矣。只此默識一步未之知耳。○問致中和致字。曰。天命之性。不可覩聞。

此喜怒哀樂之所以爲根者也。本自未發渾然至善。故謂之中。君子於此乎戒愼恐懼。工夫都從性根上用。是曰致中。喜怒哀樂發皆中節。此順性而動。其流行恰當至腦適相脗合。而無所乖戾。故謂之和。君子亦順性之自然率之而已矣。率之則道在矣。是曰致和。致字須如此看。若從念上與事爲上去致。恐去天命之性尚遠。○心者性之發靈。是活物。是用神。帝王用之以係民彝。紀用之以縱欲。宿儒用之以博聞強記。舉子用之以弄巧趨新。儀秦用之以縱橫捭闔。仙家用之呼吸長生。佛氏用之灰心槁性。農工醫卜各有所用。大學教人收攝此心。歸止至善。亦臨亦保。如見如承。直用他歸根復命。庶源潔而流自清。根深而葉自茂。德無不明。民無不親。天德王道。一以貫之。此復性之宗。泉翁云物至而後義生。義生而後知有所措。夫知有所措而後格之則未履其物。不必豫格之也。與吾師所格只當機之物頗合。（此下皆井天萃測）俗儒求知於外者也。文成求知於內者也。學不同而所主在知則同也。見羅先生之學攝知歸止。故其言曰用知以入止則所云知者原是止之用神。主知以求致。則所云致者恐非善之歸宿。是以止自淺而入深則有定靜安慮之異。修由內而及外。則有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之分。○意爲心之運用。則統之於心。尚未發之於情緒。山謂知爲意之體者亦謂意爲已發。故不得不以知爲體。所以未安。○唐仁卿信石經大學謂置知止能得於格物之前。似乎先深而後淺。殆不知聖學之止爲入窾。修爲工夫也。謂儒者學問思辨之功無所容於八目之內。殆不知止惟一法。脩有多方。萬物皆備。格其當機之旨也。謂物有本末一條次致知在格物之下。以釋格物。殆不知此條教人

以知止之法是混止而爲脩也○近代之流弊既專於知覺上用功而不知以知歸止仁卿之矯偏又專於法象上安命而不知以止求修○此學未嘗不貴虛未嘗不貴寂只以修身爲本一切皆爲實體未嘗不致知未嘗不格物只以修身爲本一切皆爲實功○知本不言內外自是內外合一之體知止不言動靜自有動靜合一之妙談止修之法爲異說之防莫過於此○善一而已有自主宰言者有自流行言者緝熙敬止所謂善之主宰止之歸宿而仁敬孝慈信則善之流行止之應感者也道有旨歸原不向逐事精察學有要領只在一處歸宗此孔門之止修博約止一貫之眞傳也此下皆日新蠡測聖人常止賢人知止果在一點靈光着力乎抑在未發之中下手乎戒懼必於不睹不聞天載自然無聲無臭皆不可以知名也故曰聖人無知○大學專教知止而修之工夫不過一點檢提撕使之常歸於止耳○自古聖賢常見自己不是常知自己不足時時刻刻用省身克己工夫故聖如孔子且以不善不改爲憂無大過自歉此豈謙詞眞見得渾身皆性命之流行通體皆至善之充周也歸宗處豈不直透性根落手處斷然修身爲本○行之用深於解矣乃問畢竟是理如何窮性如何從用上去尋體豈恐人求之杳杳冥冥故爲此切實之詞抑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即不可求乎某謂不容說者其體之無聲無臭而無聲無臭正吾人所當理會故論明德親民必歸宗止善蓋至善其體明德其用止至善其歸宿明親其流行如濂溪既云定之以中正仁義又云主靜立人極夫中正仁義有何不了而必申之主靜豈非靜體未窺則所云仁義中正者終在情

識上揀別，而非眞性命用事乎。○既云靜久能自悟，又云窮理斯悟不一，靜不足盡理，必假探索乎。曰靜未嘗不盡理，特恐認得不眞耳。果知天性本靜而時時收拾精神管束於此，則本根既植，條理自生，不必屑屑焉放之經傳，而念頭動處，概與經傳合。即時取經傳發吾知見而經傳所言總與吾心印此之謂一得萬畢，此之謂齋戒神明而非別有一段窮索工夫與主靜作對也。即如程子所言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亦須問所養所學者何物，則養即是學，敬即是知，用工即是進步，不然，則敬之爲言僅空空兀坐，而知之爲說須物物討求，未學支離從此起矣。○論心者不根極於心所自來，則欲與理強出而難據，攝心修身爲本，即是止於至善，踐形乃所以盡性，形神俱妙，莫備於此，止到穩時渾身皆善，又何心術人品之足言。修到極處，通體皆仁，又奚久暫窮通之足慮。○一止一修，即一約一博，互用而不偏。

人性上雖不容添一物，然一墮形骸，便不若天之行所無事，故堯曰執中，孔曰擇善固執，子思愼獨，孟子直養無害，周子主靜立極，皆就太虛中默默保任，謂其有會不着相，謂其無會不落空，眞宰天地人物之根源，世儒云一着工夫便乖本體，大抵認性命一物無有，理窮無理，性盡無性，理性俱盡，方至於命，某則謂性命雖無聲臭，而其顯於喜怒哀樂，人倫日用實有自然之條理，從條理處究極源委，到得色色完滿無有缺欠，則性命即此貫串，工夫實與本體合而豈一切掃除也乎。此下皆敬學錄王塘南

先生曰聖賢千言萬語無非欲人識其性之本體，學問千頭萬緒亦只求復其性之本體，斯言甚確，但性非情識之謂，喜怒哀

樂隨感隨發而此體凝然不動曰中曰未發聖賢指點甚微其工夫亦從微處默默體認故塘翁云本性以之情云必從無思無爲而入云學者奈何役役於陰陽五行而不會太極之原既會太極何患無陰陽五行不培養於心所自來則遏欲與存理勤苦而難成心所自來者性也性所自來者天也天性在人不離於喜怒哀樂而實不着於喜怒哀樂渾然不覩不聞之體所謂人生而靜是也何道何人何微何危自靜者不能不感感者不能不動於是有欲之名焉則所性自然之用也心也非即爲私欲也微有從性而出者有不從性而出者從性而出曰道心即蔽錮之極而終有不可泯滅者在故曰微不從性而出曰人心即禁制之密而常有逐物而流者在故曰危此危微間不可爲歸宿地也舍此善而求正心心未有能正者也其正也不必從事於矯就性之無偏倚處即正也舍養性而求盡心心未有能盡者也其盡也不必從事於擴就性之無虧欠處即盡也當知感物動念之時兩者似乎相對而反之天性本然之體豈惟無人即所謂道者亦渾淪而不可窺豈惟不危即所謂微者亦渺茫而不可執是誠生天地人物之大原爲入聖之眞竅也格致誠正豈無事實齊治均平豈無規爲唯一切以修身爲本則規畫注焉一有不當喜怒哀樂一不中節只當責本地上欠清楚非可隨事補苴抵塞罅漏已也此下皆明宗錄人處世中只有自己脚下這一片地光光淨淨可稱坦途離此一步不免荆棘便是險境故已分上謂之易人分上謂之險○身是善體無動無靜而無不修即無動無靜而無非止倘若懸空說一止其墮於空虛與馳於汗漫等耳○易之窮理是盡性工

夫必其所窮者爲此性也書之惟精是惟一工夫必其所精者爲此一也博文是約禮工夫必其求禮於文者也道學問是尊德性工夫必其以德性爲學者也不然主意不先定一切工夫隨之而轉必執曰修處無非止也則義襲者亦謂之率性矣○大學從本立宗一切格致只從裏面究竟而愈入愈微後儒從知立宗一有知覺便向外邊探討而轉致轉離止善之學性學也反本則與性漸近離本則去性漸遠所以知本爲知之至也人心既喪曷爲有平旦之氣乎則仁義之本有爲之也君子察此可以知性矣氣之清明曷爲必於平旦乎則日夜之息爲之也君子察此可以知養矣○復之爲言往而返也譬之人各有家迷復者往而不返喪其家者也頻復者日月一至暫回家者也不遠之復則一向住在家中偶出門去便即回來未嘗移徙

故曰不遷未有別處故曰不貳以此見顏子之學常止之學也○鳶之飛魚之躍便是率性不可復問何以飛躍曰率性飛者自飛不知其所以飛躍者自躍不知其所以躍可見者性也不但鳶魚爾也此之謂不覩不聞及其至而聖人不知不能者也見此者謂之見性慎此者謂之慎獨先生云以我觀書在在得益以書博我釋卷茫然即讀書一端觀之而謂學不歸本可乎謂本不於身可乎

後儒將止至善做明明德親民到極處屬末一段事審爾則顏曾並未出仕親民止至善終無分矣此下皆證學記至善兩字形容不得說虛字亦近之然聖人只說至善不說虛正爲至善是虛而實的又是實而虛的言善則虛在其中言虛則兼不得實也程子云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才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如云可

說卽是情不是性矣既不可說故透性只是止○今日學人所以難入門者只爲宋儒將居敬窮理分作兩事分作兩時先要究窮物理講得處處明了方來躬行與孔子之教眞是天淵若眞正入聖門頭便將平時習氣虛知虛見許多妄想各樣才智伎倆盡數掃蕩一絲不掛念外不着相四方上下一切俱無倚靠當時自有滋味可見由此併精直入更不回頭再不用東愁西愁東想西想卽外邊事物雖或不能盡知然大本已立將來自有通貫時節○吾儒盡性卽是超生死生死氣也非性也性也者命也不因生而生不因死而死原與太虛同體儒學入門卽知止知止卽知性知性而盡性達天德矣超而上之矣○人自有身以來百骸九竅五臟六腑七情六欲皆生死之根富貴貧賤患難聲色貨利是非毀譽作止語默進退行藏辭受取與皆生死之境若逐境留情迷眞滯有便是在生死的緣業若順事無情攝末歸本一而不二凝而不流卽是出生死的法門蓋眞性本寂聲臭俱無更有何物受彼生死○聖學身心本無分別形色卽是天性不可謂身乾淨不是心乾淨心乾淨不是身乾淨孔子瞻瞻肫肫全在仕止久速上見○今人但在天下國家上理會自身却在一邊○打坐靜坐取靜爲行可以言靜境未可以言靜體人生而靜之靜不對動靜之靜而言直言靜體故止地可依近來談止修之學者有重止者則略言修遂搆荒唐入禪之誚有重脩者則輕言止至騰切實近裏之聲其實於透底一着不能無失夫止修非二體論歸宿工夫不得不判分兩挈究血脉消息却自渾合不離未有不止而能修亦未有不修而能止者

第止之歸宿直本脩身透體歸根畢竟不落流行之用而誠正格致則有若網之在綱者是則直下眞消息也吾儕止未得力畢竟修的工夫還用得較多且重然究竟徹底一著總屬止的陞防此下皆崇行錄只反身一步便是歸根復命便有寂感之妙只離本一步便跟著心意知物走便逐在家國天下去精神分散往而無歸無復有善著矣○只歸到己分上便是惠迪便吉一走向人分上便是從逆便凶幾微之差霄壤相判○只落了心意知物便有後天流行之用便是可覩可聞有聲有臭的恁是刻苦下工存理遏欲畢竟是用上著脚去先天眞體遠矣故聖人之學直從止竅入微後儒之工只向修法下手以此而欲生達聖人心傳不得其門而入者也○性情才三字孟子特地拈出三個眼目一屬情與才便有利有不利教人只從利上認取性體告子生之謂性分明是指才爲性到才上看性性安得有全善者乎

問初學纔要止又覺當修纔去修又便不止未知下手處曰非禮勿視聽言動是止不是止曰是止曰是止即此是修不是修曰是脩曰然則何時何地不是下手處雖然夫子先說個復禮以顏子之聰明不得不復問子一點出視聽言動四字始信是下手妙訣矣此下皆天中習錄視聽言動形而下者孰主宰是孰隆施是使是形而上者豈是懸空另有個形上的道理唯形上即在形下之中故曰修身爲本性學也○物雖紛紜豈不各有個天然的本末事雖雜冗豈不各有自然的始終人惟臨局當機莫知所先則精神無處湊泊譬之奕然畫東指西茫無下手只緣認不得那一著該先耳夫既認定一個本始當先而先之則當下便

自歸止。此固未嘗不用知然却不在知上落脚故曰攝知歸止。
○本體粹然何所可戒而亦何以可求故其功在此止。止即戒愼恐懼之謂。○心是把捉不得的活物。必須止得住方可言存養。蓋形生神發後這靈明只向外走就是睡著時他也還在夢裏走滾。故這靈明上無可做手。但要識得這靈明從何處發竅。便從那發處去止。

故者以利爲本。所謂故之利者。卽惻隱四端之心也。容有不惻隱之心矣而豈有不仁義禮智之性哉。此心性之辨也。此下皆時習錄

修身爲本之宗。須實以身體勘。以身體勘必查來歷源頭。何如做手訣竅何如。將來受用何如。以來歷源頭言之。將人生而靜以上者爲始乎。人生而靜以下者爲始乎。心意知爲人生而靜以上者乎。蓋人生而靜以下者乎。則止至善之爲入門第一義也決矣。以做手訣法言之。至善杳冥。欲止而無據。而經世之人日以其心意知與天下國家相攙。又頃刻不能止者。非從事物上稱量本末始終。討出脩身爲本。至善於何握著而止於何入竅乎。則做手訣法之莫有妙於脩身爲本也信矣。以將來受用言之。離本立宗。離止發慮。者之能爲天地萬物宗主乎。從本立宗。從止發慮。者之能爲天地萬物宗主乎。則其受用之莫有大也信矣。然則此學信乎其可以定千世不易之宗也。

明儒學案卷三十一終

姚江黃梨洲先生著

會稽後學莫晉續齋校刊

莫階之庭

泰州學案

陽明先生之學有泰州龍溪而風行天下亦因泰州龍溪而漸失其傳泰州龍溪時時不滿其師說益啓矍曇之祕而歸之師蓋躋陽明而爲禪矣然龍溪之後力量無過於龍溪者又得江右爲之救正故不至十分決裂泰州之後其人多能赤手以搏龍蛇傳至顏山農何心隱一派遂復非名教之所能羈絡矣顧端文曰心隱輩坐在利欲膠漆盆中所以能鼓動得人只緣他一種聰明亦自有不可到處義以爲非其聰明正其學術之所謂祖師禪者以作用見性諸公掀翻天地前不見有古人後不

見有來者。釋氏一棒一喝當機橫行。放下拄杖。便如愚人一般。諸公赤身擔當。無有放下時節。故其害如是。今之言諸公者。大概本弇州之國朝叢記。弇州蓋因當時爰書節略之。豈可爲信。

義攷其派下之著者。列於下方。顏鈞字山農。吉安人也。嘗師事劉師泉。無所得。乃從徐波石學。得泰州之傳。其學以人心妙萬物而不測者也。性如明珠。原無塵染。有何覩聞。著何戒懼。平時只是率性所行。純任自然。便謂之道。及時有放逸。然後戒慎恐懼以修之。凡儒先見聞道理格式。皆足以障道。此大旨也。嘗曰。吾門人中。與羅汝芳言從性與。陳一泉言從心。餘子所言。只從情耳。山農游俠好急人之難。趙大洲赴貶所。山農偕之行。大洲感之。徐波石戰沒元江府。山農尋其骸骨歸葬。頗欲自爲於世。以寄民胞物與之志。嘗寄周恭節詩云。蒙蒙烟雨鎖江垓。江上漁人爭釣臺。夜靜得魚呼酒肆。湍流和月掇將來。若得春風遍九垓。世間那有三歸臺。君仁臣義民安堵。雉兎蒭蕘去復來。然世人見其張皇。無賢不肖皆惡之。以他事下南京獄。必欲殺之。近溪爲之營救。不赴廷對者六年。近溪謂周恭節曰。山農與相處。餘三十年。其心髓精微。決難詐飾。不肖敢謂其學直接孔孟。俟諸後聖。斷斷不惑。不肖非劣已蒙門下知遇。又敢竊謂門下雖知百近溪。不如今日一察山農子也。山農以成出。年八十餘。梁汝元字夫山。其後改姓名爲何心隱。吉州永豐人。少補諸生。從學於山農。與聞心齋立本之旨。時吉州三四大老。方以學顯。心隱恃其知見。輒狎侮之。謂大學先齊家。乃搆萃和堂以合族。身理一族之政。冠婚喪祭賦役一切通其有無。行之有成。會邑令有賦外之征。心隱貽書以誚之。令怒。誣之當道。下獄中。孝感

程後臺在胡總制幕府。檄江撫出之。總制得心隱語人曰。斯人無所用。在左右能令人神王耳。已同後臺入京師。與羅近溪耿天臺游。一日過江陵於僧舍。江陵時為司業。心隱率爾曰。公居太學。知大學道乎。江陵為勿聞也者。目攝之曰。爾意時時欲飛却飛不起也。江陵去。心隱舍然若喪曰。夫夫也。異日必當國。異日必殺我。心隱在京師。闢各門會館。招來四方之士。方技雜流無不從之。是時政由嚴氏。忠臣坐死者相望。卒莫能動。有藍道行者。以乩術幸上。心隱授以密計。偵知當有揭帖。乩神降語。今日當有一奸臣言事。上方遲之。而當揭至。上由此疑當。御史鄒應龍因論嵩。嵩之。然上猶不忘嵩。尋死道行於獄。心隱踉蹌南過金陵。謁何司寇。司寇者。故為江撫。脫心隱於獄者也。然而嚴黨遂為嚴氏伥。心隱心隱。逸去。從此踪跡不常。所游半天下。江陵當國。御史傅應禎劉臺連疏攻之。皆吉安人也。江陵因伥吉安人而心隱故嘗以術去宰相。江陵不能無心動。心隱方在孝感。聚徒講學。遂令楚撫陳瑞捕之。未獲而瑞去。王之垣代之。卒致之。心隱曰。公安敢殺我。亦安能殺我。殺我者張君正也。遂死獄中。心隱之學。不墮影響。有是理。則實有是事。無聲無臭事藏於理。有象有形。理顯於事。故曰。無極者流之無君父者也。必皇建其有極。乃有君而有父也。必會極。必歸極。乃有敬。敬以君君也。乃有親以父父也。又必易有太極。乃不墮於弒君弒父。乃不流於無君無父。乃乾坤其父子也。又曰。孔孟之言無欲。非濂溪之言無欲也。欲惟寡。則心存。而心不能以無欲也。欲魚欲熊掌。欲之寡也。欲生欲義欲也。舍生而取義。欲之寡也。欲仁非欲乎。得仁而不貪。非寡欲

乎。從心所欲。非欲乎。欲不踰矩。非寡欲乎。此即釋氏所謂妙有也。蓋一變而爲儀秦之學矣。鄧豁渠。初名鶴。號太湖。蜀之內江人。爲諸生時。不說學。趙大洲爲諸生談聖學於東壁。渠爲諸生講舉業於西序。朝夕聲相聞。未嘗過而問焉。已漸有入。卒摳衣爲弟子。一旦棄家出遊。遍訪知學者。以爲性命甚重。非拖泥帶水。可以成就。遂落髮爲僧。訪李中溪元陽於大理。訪鄒東廓劉獅泉於江右。訪王東崖於泰州。訪蔣道林於武陵。訪耿楚倥於黃安。與大洲不相聞者數十年。大洲起官。過衡輝。渠適在焉。出迎郊外。大洲望見驚異。下車執手。徒行十數里。彼此潛然流滌。大洲曰。誤子者余也。往余言學過高。致子於此。吾罪業重矣。向以子爲死。罪惡莫贖。今尚在。亟歸廬而父墓側。終身可也。吾割田租百石贍子。因書券給之。時有大洲問學者。大洲乃令渠答之。大洲聽其議論。大恚曰。吾藉是以試子近詣。乃荒謬至此。大洲入京。渠復遊齊魯間。初無歸志。大洲入相。乃來京候謁。大洲拒不見。屬官蜀者攜之歸。至涿州。死野寺中。渠自序爲學云。已亥禮師聞艮知之學。不解。入青城山。參禪十年。至戊申。入雞足山。悟人情事變外。有個擬議不得妙理。當時不遇明師指點。不能豁然通曉。癸丑抵天池。禮月泉陳雞足所悟。泉曰。第二機。即第一機。渠遂認現前昭昭靈靈的。百姓日用不知。渠知之也。甲寅廬山禮性空。戊午居澧州八年。每覺無日新之益。入黃安居楚倥茅屋。始達父母未生前的。先天地生的。水窮山盡的。百尺竿頭外的。所謂不屬有無。不屬真妄。不屬生滅。不屬言語。常住真心。與後天事。不相聯屬。向日鷄足所參人情事變的豁然通曉。彼月泉所誤二十餘年。丙寅以後。渠之學日漸幽深元遠。如

今也沒有我。也沒有道。泛泛然如虛舟飄瓦。而無著落。脫胎換骨實在於此。渠學之誤。只主見性。不拘戒律。先天是先天。後天是後天。第一義是第一義。第二義是第二義。身之與性。截然分爲二事。言在世界外。行在世界內。人但議其縱情。不知其所謂先天第一義者。亦只得完一個無字而已。嗟乎。是豈渠一人之誤哉。方與時字湛一。黃陂人也。弱冠爲諸生。一旦棄而之太和山。習攝心術。靜久生明。又得黃白術於方外。乃去而從荊山遊。因得過龍溪。念菴。皆目之爲奇士。車轍所至。縉紳倒屣。老師上卿。皆拜下風。然尚元虛。侈談論。耿楚侗初出其門。久而知其僞。去之。一日謂念菴曰。吾儕方外學亦有祕訣。待人而傳。談聖學何容易耶。念菴然之。湛一即迎至其里。道明山中。短榻夜坐。久之。無所得而返。後臺心隱大會礦山。車騎雍容。湛一以兩僮舁一簏輿往。肩揖心隱。假我百金。湛一唯唯。即千金唯命。已入京師。欲俠術以干九重。江陵聞之曰。方生此鼓從此撾破矣。無何。嚴世蕃聞其爐火。而艷之。湛一避歸胡廬山。督楚學。以其昔嘗誑念菴也。檄有司捕治。湛一乃跳而入新鄭之慕。新鄭敗。走匿太和山。病瘵死。程學顏字二蒲。號後臺。孝感人也。官至太僕寺丞。自以此學不進。背地號泣。其篤志如此。心隱死。其弟學博曰。梁先生以友爲命。友中透於學者。錢同文外。獨吾兄耳。先生魂魄應不去吾兄左右。乃開後臺墓。合葬焉。錢同文字懷蘇。福之興化人。知祁門縣。入爲刑部主事。累轉至郡守。與心隱友善。懷蘇嘗言學道人堆堆。只在兄弟欵中。未見有掙上父母欵者。管志道字登之。號東溟。蘇之太倉人。隆慶辛未進士。除南京兵部主事。改刑部。江陵秉政。東溟上疏條九事。以譏切時

政。無非欲奪其威福歸之人主。其中有憲綱一條。則言兩司與巡方抗禮。國初制也。今之所行非是。江陵即出之爲廣東僉事以難之。使之爲法自敝也。果未幾。御史龔懋賢劾之。謫鹽課司提舉。明年外計。以老疾致仕。萬歷戊申卒。年七十三。東溟受業於耿天臺。著書數十萬言。大抵鳩合儒釋。浩汗而不可方物。謂乾元無首之旨。與華嚴性海。渾無差別。易道與天地準。故不期與佛老之祖合而自合。孔教與二教峙。故不期佛老之徒爭而自爭。教理不得不圓。教體不得不方。以仲尼之方。方近儒之圓。圓宋儒之方。而使儒不礙釋釋不礙儒。以仲尼之方。方近儒之圓。圓宋儒之方。濫釋。釋不濫儒。唐宋以來儒者不主孔奴釋。則崇釋卑孔。皆於乾元性海中自起藩籬。故以乾元統天一案。兩破之也。其爲孔子闡幽十事。言孔子任文統。不任道統。一也。居臣道。不居師道。二也。刪述六經。從遊七十二子。非孔子定局。三也。與夷惠易地則爲夷惠。四也。孔子知天命。不專以理。兼通氣運。五也。一貫尚屬悟門。實之必以行門。六也。敦化通於性海。川流通於行海。七也。孔子曾師老聃。八也。孔子從先進。是黃帝以上。九也。孔子得位。必用桓文做法。十也。按東溟所言。亦只是三教膚廓之論。平生尤喜談鬼神夢寐。其學不見道可知。泰州張皇見龍。東溟闕之。然決儒釋之波瀾。終是其派下人也。

處士王心齋先生艮

處士王東崖先生襞 附樵夫 陶匠 田夫

方伯徐波石先生樾

教諭王一菴先生棟

文選林東城先生春

文肅趙大洲先生貞吉
參政羅近溪先生汝芳
侍郎楊復所先生起元
恭簡耿天臺先生定向
處士耿楚倥先生定理
文端焦澹園先生竑
尚寶潘雪松先生士藻
明經方本菴先生學漸
郎中何克齋先生祥
給事視無功先生世祿
尚寶周海門先生汝登
文簡陶石簣先生望齡
太學劉沖倩先生塤

明儒學案卷三十二 泰州一

姚江黃梨洲先生著

處士王心齋先生艮

王艮字汝止號心齋泰州之安豐場人七歲受書鄉塾貧不能竟學從父商於山東常啣孝經論語大學袖中逢人質難久而信口談解如或啓之其父受役天寒起盥冷水先生見之痛哭曰爲人子而令親如此尚得爲人乎於是有事則身代之先生雖不得專功於學然默默究以經證悟以悟釋經歷有年所人莫能窺其際也一夕夢天墮壓身萬人奔號求救先生舉臂起之視其日月星辰失次復手整之覺而汗溢如雨心體洞徹記曰正德六年間居仁三月半自此行住語默皆在覺中乃接

會稽後學莫晉竇嘉校刊
莫階芝庭

禮經製五常冠、深衣大帶、笏板、服之、曰、言堯之言、行堯之行、而不服堯之服、可乎、時陽明巡撫江西、講良知之學、大江之南、學者翕然從信、顧先生辟處、未之聞也、有黃文剛者、吉安人、而寓泰州、聞先生論、詫曰、此絕類王巡撫之談學也、先生喜曰、有是哉、雖然、王公論良知、談格物、如其同也、是天以王公與天下後世也、如其異也、是天以良與王公也、卽日啓行、以古服進見、至中門、舉笏而立、陽明出迎於門外、始入、先生據上坐、辭難久之、稍心折、移其坐於側、論畢、乃歎曰、簡易直截、良不及也、下拜、自稱弟子、退而繹所聞、間有不合、悔曰、吾輕易矣、明日入見、且告之悔、陽明曰、善哉、子之不輕信從也、先生復上坐、辭難久之、始大服、遂爲弟子、如初、陽明謂門人曰、向者吾擒宸濠一無所動、今却爲斯人動矣、陽明歸越、先生從之、來學者多從先生指授、已而歎曰、千載絕學、天啓吾師、可使天下有不及聞者乎、因問陽明以孔子轍環車制、陽明笑而不答、歸家、遂自創蒲輪招搖道路、將至都下、有老叟夢黃龍無首行雨、至崇文門、變爲人立、晨起往候、而先生適至、當是時、陽明之學、詡議蠭起、而先生冠服言動、不與人同、都人以惟魁目之、同門之在京者、勸之歸陽明亦移書責之、先生始還會稽、陽明以先生意氣太高、行事太奇、痛加裁抑、及門三日、不得見、陽明送客出門、先生長跪道旁曰、良知過矣、陽明不顧而入、先生隨至庭下、厲聲曰、仲尼不爲已甚、陽明方揖之起、陽明卒於師、先生迎哭至桐廬、經紀其家而後返、開門授徒、遠近皆至、同門會講者、必請先生主席、陽明而下以辯才推龍溪、然有信有不信、唯先生於眉睫之間、省覺人最多、謂百姓日用卽道、雖僮僕往來動作處、指其不假安

排者以示之聞者爽然御史吳疏山悌生疏薦舉不報嘉靖十九年十二月八日卒年五十八先生以格物卽物有本末之物身與天下國家一物也格知身之爲本而家國天下之爲末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已反已是格物底工夫故欲齊治平在於安身易曰身安而天下國家可保也身未安本不立也知安身者則必愛身敬身愛身敬身者必不敢不愛人不敢不敬人能愛人敬人則人必愛我敬我而我身安矣一家愛我敬我則家齊一國愛我敬我則國治天下愛我敬我則天下平故人不愛我非特人之不仁已之不仁可知矣人不敬我非特人之不敬已之不敬可知矣此所謂淮南格物也劉夫子曰後儒格物之說當以淮南爲正第少一註脚格知誠意之爲本而正修治平之爲末則俺矣然所謂安身者亦是安其心耳非區區保此形骸之爲安也彼居危邦入亂邦見幾不作者身不安而心固不安也不得已而殺身以成仁文王之羑里夷齊之餓心安則身亦未嘗不安也乃先生又曰安其身而安其心者次之不安其身文不安其心斯爲下矣而以緡蠻爲安身之法無乃開一臨難苟免之隙乎先生以九二見龍爲正位孔子修身講學以見於世未嘗一日隱也故有以伊傅稱先生者先生曰伊傅之事我不能伊傅之學我不由伊傅得君可謂奇遇如其不遇終身獨善而已孔子則不然也此終蒲輸轍環意見陽明之所欲裁抑者熟處難忘也於遯世不見知而不悔之學終隔一塵先生曰聖人以道濟天下是至尊者道也人能宏道是至尊者身也道尊則身尊身尊則道尊故學也者所以學爲師也學爲長也學爲君也以天地萬物依於身不以身

依於天地萬物。舍此皆妾婦之道。聖人復起。不易斯言。

問止至善之旨。曰。明明德以立體。親民以達用。體用一致。先師辨之悉矣。但謂至善爲心之本體。却與明德無別。恐非本旨。堯舜執中之傳。以至孔子。無非明明德親民之學。獨未知安身一義。乃未有能止至善者。故孔子透悟此理。却於明明德親民中立起一個極來。又說個在止於至善。止至善者安身也。安身者立天下之大本也。本治而末治。正已而物正也。大人之學也。是故身也者。天地萬物之本也。天地萬物。末也。知身之爲本。是以明明德而親民也。身未安本不立也。本亂而末治者否矣。本亂未治。末愈亂也。故易曰。身安而天下國家可保也。不知安身則明明德親民。却不曾立得天下國家的本。是故不能主宰天地幹旋造化。立教如此。故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者也。○問

止至善爲安身亦何所據乎曰以經而知安身之爲止至善也大學說個止至善上發揮知止知安身也定靜安慮得安身而止至善也物有本末故物格而後知本也知本知之至也知至知止也自天子至此謂知之至也乃是釋格物致知之義身與天下國家一物也惟一物而有本末之謂格絜度也絜度於本末之間而知本亂而末治者否矣此格物也物格知本也知本知之至也故曰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也修身立本也立本安身也引詩釋止至善曰緡蠻黃鳥止於丘隅知所以安身也孔子歎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要在知安身也易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又曰利用安身又曰身安而天下國家可保也孟子曰守孰爲大守身爲大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未之聞同一旨也○問格字之義曰格如格式之格即絜矩之謂吾身是個矩天下國家是個方絜矩則知方之不正由矩之不正也是以只去正矩却不在方上求矩正則方正矣方正則成格矣故曰物格吾身對上下前後左右是物絜矩是格也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便見絜度格字之義格物知本也立本安身也安身以安家而家齊安身以安國而國治安身以安天下而天下平也故曰修已以安人修已以安百姓修其身而天下平不知安身便去幹天下國家事是之爲失本就此失脚將烹身割股餓死結纓且執以爲是矣不知身不能保又何以保天下國家哉○知本知止也如是而不求於末定也如是而天地萬物不能撓已靜也如是而知幾先見精義入神仕止久速變通趨時慮也如是而身安如黃鳥邑斯舉矣翔而後集無

不得所止矣止至善也○問反已是格物否曰物格知至知本也誠意正心修身立本也本末一貫是致愛人治人禮人也格物也不親不治不答是謂行有不得於心然後反已也格物然後知反已反已是格物的工夫反之如何正已而已矣反其仁治敬正已也其身正而天下歸之此正已而物正也然後身安也○有疑安身之說者曰夷齊雖不安其身然而安其心矣曰安其身而安其心者上也不安其身而安其心者次之不安其身又不安其心斯為下矣危其身於天地萬物者謂之失本潔其身於天地萬物者為之遺末○知得身是天下國家之本則以天地萬物依於已不以已依於天地萬物○見龍可得而見之謂也潛龍則不可得而見矣惟人皆可得而見故利見大人聖人雖時乘六龍然必當以見龍為家舍○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常行故也○體用不一只是功夫生○人之天分有不同論學則不必論天分○聖人之道無異於百姓日用凡有異者皆謂之異端○天性之體本自活潑鳶飛魚躍便是此體○愛人亦到人亦愛敬人亦到人亦敬信人亦到人亦信方是學無止法○有以伊傅稱先生者先生曰伊傅之事我不能伊傅之學我不由曰何謂也曰伊傅得君設共不遇則終身獨善而已孔子則不然也○天下之學惟有聖人之學好學不費些子氣力有無邊快樂若費些子氣力便不是聖人之學便不樂○不亦說乎說是心之本體○孔子雖天生聖人亦必學詩學禮學易逐段研磨乃得明徹之至○舜於瞽瞍底豫是故君子不謂命也孔子不遇命也舜盡性而瞽瞍底豫是故君子不謂命也若天民則聽命矣大人造命而明道以淑斯人不謂命也

○一友持功太嚴先生覺之曰是學爲子累矣因指斲木者示之曰彼却不曾用功然亦何嘗廢事○戒愼恐懼莫離却不覩不聞不然便入於有所戒愼有所恐懼矣故曰人性上不可添一物○天理者天然自有之理也纔欲安排如何便是人欲○百姓日用條理處即是聖人之條理處聖人知便不失百姓不知便易失○有心於輕功名富貴者其流弊至於無父無君有心於重功名富貴者其流弊至於弒父與君○即事是學即事是道人有困於貧而凍餒其身者則亦失其本而非學也○學者問放心難求先生呼之即應先生曰爾心見在更何求乎學者初見先生嘗指之曰爾此時何等戒懼私欲從何處入常常如此便是允執厥中有疑出必爲帝者師處必爲天下萬世師者曰禮不云乎學也者學爲人師也學不足以爲人師皆苟道也故必以修身爲本然後師道立身在一家必修身立本以爲一家之法是爲一家之師矣身在一國必修身立本以爲一國之法是爲一國之師矣身在天下必修身立本以爲天下之法是爲天下之師矣是故出不爲帝者師是漫然苟出反累其身則失其本矣處不爲天下萬世師是獨善其身而不講明此學於天下則遺其末矣皆非也皆小成也○明哲者良知也明哲保身者良知良能也知保身者則必愛身能愛身則不敢不愛人能愛人則人必愛我人愛我則吾身保矣能愛身者則必敬身能敬身則不敢不敬人能敬人則人必敬我人敬我則吾身保矣故一家愛我則吾身保吾身保然後能保一家一國愛我則吾身保吾身保然後能保一國天下愛我則吾身保吾身保然後能保天下知保身而不知愛人愛人必至於適已自便利已害

人人將報我則吾身不能保矣吾身不能保矣又何以保天下國家哉知愛人而不知愛身必至於烹身割股舍生殺身則吾身不能保矣吾身不能保又何以保君父哉（明哲保身論）○夫仁者愛人信者信人此合內外之道也於此觀之不愛人已不仁可知矣不信人已不信可知矣夫愛人者人恆愛之信人者人恆信之此感應之道也於此觀之人不愛我非特人之不仁已之不仁可知矣人不信我非特人之不信已之不信可知矣（勉仁方）○

徐子直問曰何哉夫子之所謂尊身也曰身與道原是一件至尊者此道至尊者此身尊身不尊道不謂之尊身尊道不尊身不謂之尊道須道尊身尊纔是至善故曰天下有道以道狥身天下無道以身狥道必不以道徇乎人有王者必來取法學焉而後臣之然後不勞而王如或不可則去仕止久速精義入神見機而作避世避地避言避色如神龍變化莫之能測若以道從人妾婦之道也已不能尊信又豈能使人尊信哉○問莊敬持養工夫曰道一而已矣中也良知也性也一也識得此理則現現成成自自在在即此不失便是莊敬即此常存便是持養眞不須防檢不識此理莊敬未免著意纔著意便是私心○問常恐失却本體即是戒愼恐懼否曰且道失到那裏去子謂王子敬近日工夫如何對曰善念動則充之妄念動則去之問善念不動惡念不動又如何不能對曰此却是中却是性戒愼恐懼此而已矣常是此中則善念動自知妄念動自知善念自充妄念自去如此愼獨便是知立大本○程子云善固性也惡亦不可不謂之性清固水也濁亦不可不謂之水此語恐誤後學孟子則說性善蓋善固性也惡非性也氣質也變其氣質則性

善矣。清固水也。濁非水也。泥沙也。去其泥沙。則水清矣。故言學不言氣質。以學能變化氣質也。明得盡。渣滓便渾化。張子云。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此語亦要善看。謂氣質雜性故曰氣質之性。○只心有所向。便是欲。有所見。便是妄。既無所向。又無所見。便是無極而太極。良知一點分分明明。亭亭當當。不用安排思索。聖神之所以經綸變化而位育參贊者。皆本諸此也。與俞純夫○只當在簡易慎獨上用功。當行而行。當止而止。此是集義。又何遇境動搖。開思妄念之有哉。若只要遇境不動搖。無開思妄念。此便是告子先我不動心。不知集義者也。毫釐之差。不可不辨。答劉子中○來書即事是心。更無心矣。即知是事。更無事矣。即見用功精密。子益○良知原自無不真實。而真實者。未必合良知之妙也。故程子謂人性上不容添一物。答林子仁○先生問在坐曰。天下之學無窮惟何學可以時習之。江西涂從國對曰。惟天命之性可以時習也。童子周沚對曰。天下之學雖無窮皆可以時習也。先生曰。如以讀書為學。有時作文。有時學武。如以事親為學。有時又事君。如以有事為學。有時又無事。烏在可以時習乎。童子曰。天命之性即天德良知也。如讀書時。也依此良知學。作文時。也依此良知學。事親事君。有事無事。無不依此良知學。乃所謂皆可時習也。先生喟然歎曰。信子者從國也。始可與言專一矣。啓予者童子也。始可與言一貫矣。○人心本自樂。自將私欲縛。私欲一萌時。良知還自覺。一覺便消除。人心依舊樂。樂是樂此學。學是學此樂。不樂不是學。不學不是樂。樂便然後學。學便然後樂。樂是學。學是樂。嗚呼。天下之樂何如此學。天下之學何如此樂。樂學歌

○人心本無事有事心不樂有事行無事多事亦不錯示學者○知得良知却是誰良知原有不須知而今只有良知在沒有良知之外知次先師○先生擬生世廟書數千言僉言孝弟也江陵閱其遺稿謂人曰世多稱王心齋此書數千言單言孝弟也江陵濶也羅近溪曰嘻孝弟可謂迂濶乎

處士王東崖先生襞

王襞字宗順號東崖泰州人心齋之仲子也九歲隨父至會稽每遇講會先生以童子歌詩聲中金石陽明問之知爲心齋子曰吾固疑其非越中兒也令其師事龍溪緒山先後留越中幾二十年心齋開講淮南先生又相之心齋沒遂繼父講席往來各郡主其教事歸則扁舟於村落之間歌聲振乎林木悅然有舞雩氣象萬歷十五年十月十一日卒年七十七先生之學以不犯手爲妙鳥啼花落山峙川流饑食渴飲夏葛冬裘至道無餘蘊矣充拓得開則天地變化草木蕃充拓不去則天地閉賢人隱今人纔提學字便起幾層意思將議論講說之間規矩戒嚴之際工焉而心日勞勤焉而動日拙忍欲希名而誇好善持念藏穢而謂改過心神震動血氣靡寧不知原無一物原自見

成但不礙其流行之體眞樂自見學者所以全其樂也不樂則非學矣此雖本於心齋樂學之歌而龍溪之授受亦不可誣也

白沙云色色信他本來何用爾腳勞手攘舞雩三三兩兩正在勿忘勿助之間曾點些兒活計被孟子打併出來便都是鳶飛魚躍若無孟子工夫驟而語之以曾點見趣二似說夢蓋自夫子川上一歎已將天理流行之體一口併出曾點見之而爲暮春康節見之而爲元會運世故言學不至於樂不可謂之學至明而爲白沙之藤蓑心齋父子之提唱是皆有味乎其言之然而此處最難理會稍差便入狂蕩一路所以朱子言曾點不可學明道說康節豪傑之士根本不貼地白沙亦有說夢之戒細詳先生之學未免猶在光景作活計也

樵夫朱恕　陶匠韓樂吾　田夫夏叟　附

朱恕字光信泰州草偃場人樵薪養母一日過心齋講堂歌曰離山十里薪在家裡離山一里薪在山裡心齋聞之謂門弟子曰小子聽之道病不求耳求則不難不求無易樵聽心齋語浸浸有味於是每樵必造堦下聽之餕則向都養乞漿解裹飯以食聽畢則浩歌負薪而去門弟子覩其然轉相驚異有宗姓者招而謂之曰吾以數十金貸汝別尋活計庶免作苦且可日夕與吾輩遊也樵得金俯而思繼而大恚曰子非愛我我且憧憧然經營念起斷送一生矣遂擲還之胡廬山爲學使名之不往以事役之短衣徒跣入見廬山與之成禮而退

韓貞字以中號樂吾興化人以陶冗爲業慕朱樵而從之學後乃卒業於東崖羅讖文字有茅屋三間以之償債遂處窖中自詠曰三間茅屋鬱新主一片煙霞是故人年逾三紀未娶東崖

弟子釀金爲之完姻久之覺有所得遂以化俗爲任隨機指點農工商賈從之遊者千餘秋成農隙則聚徒談學一村既畢又之一村前歌後答絃誦之聲洋洋然也縣令聞而嘉之遣米二石金一鍰樂吾受米返金令問政對曰儂窶人無能補於左右第凡與儂居者幸無頒牒煩公府此儂之所以報明府也耿天臺行部泰州大會心齋祠偶及故相喜怒失常樂吾拊床叫曰安能如儂識此些子意耶天臺笑曰窮居而意氣有加亦損也東崖曰韓生識之大行窮居一視焉可也樂吾每遇會講有譚世事者輒大噪曰光陰有幾乃作此閒談耶或尋章摘句則大恚曰舍却當下不理會搬弄陳言此豈學究講肆耶在座爲之警省

夏廷美繁昌田夫也一日聽張甑山講學謂爲學學爲人也爲人須求爲眞人毋爲假人叟憮然曰吾平日爲人得毋未眞耶乃之楚訪天臺天臺謂汝鄉焦弱侯可師也歸從弱侯游得自然旨趣弱侯曰要自然便不自然可將汝自然拋去叟聞而有省叟故未嘗讀書弱侯命之讀四書樂誦久之喟然曰吾閱集註不能了了以本文反身體貼如思知人不可不知天竊謂仁者人也人原是天人不知天便不是人如何能事親稱孝子論語所謂異端者謂其端異也吾人須研究自己爲學初念其發端果是爲何乃爲正學今人讀孔孟書祇爲榮肥計便是異端如何又闢異端又曰吾人須是自心作得主宰凡事只依本心而行便是大丈夫若爲世昧牽引依違從物皆妾婦道也又曰天理人欲誰氏作此分別儂反身細求只在迷悟間悟則人欲即天理迷則天理亦人欲也李士龍爲講經社供奉一僧叟至

會拂衣而出謂士龍子曰汝父以學術殺人奈何不諍文謂人曰都會講學乃擁一死和尚講佛經乎作此勾當成何世界會中有言良知非究竟宗旨更有向上一著無聲無臭是也叟瞿然起立抗聲曰良知會有聲有臭耶

東崖語錄

學者自學而已吾性分之外無容學者也萬物皆備於我而仁義禮智之性果有外乎率性而自知自能天下之能事畢矣○性之靈明曰良知良知自能應感自能約心思而酬酢萬變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一毫不勞勉強扭捏而用智者自多事也○纔提起一個學字却似便要起幾層意思不知原無一物原自現成順明覺自然之應而已自朝至暮動作施爲何者非道更要如何便是與蛇畫足○意思悠遠襟懷洒落興趣深長非有得於養心之學未或能然道本無言因言而生解執解以爲道轉轉分明翻成迷念○良知之靈本然之體也純粹至精雜纖毫意見不得若立意要在天地間出頭做件好事亦是爲此心之障王介甫豈不是要做好事只立意堅持愈執愈壞了

○鳥啼花落山峙川流饑食渴飲夏葛冬裘至道無餘蘊矣充拓得開則天地變化草木蕃充拓不去則天地閉賢人隱○人之性天命是已視聽言動初無一毫計度而自無不知不能者是曰天聰明於茲不能自得自昧其日用流行之眞是謂不智而不巧則其學不過出於念慮億度展轉相尋之私而已矣豈天命之謂乎將議論講說之間規矩戒嚴之際工焉而心日勞勤焉而動日拙忍欲希名而誇好善持念藏穢而謂改過據此爲學百慮交鋼血氣靡寧○孟子曰我固有之也非由外鑠我也今皆以鑠我者自學固有者爲不足何其背哉○天地以大其量山岳以聳其志冰霜以嚴其操春陽以和其氣大凡學者用處皆是而見處又有未融及至見處似是而用處似若不及何也皆坐見之爲病也定與勘破竊以舜之事親孔之曲嘗一皆出於自心之妙用耳與饑來喫飯倦來眠同一妙用也人無二心故無二妙用其不及舜孔之妙用者特心不空而存見以障之耳不務徹其心之障而徒以聖人圓神之效畢竭精神恐其不似也是有影響之似之說○問學何以乎曰樂再問之曰樂者心之本體也有不樂焉非心之初也吾求以復其初而已矣然則必如何而後樂乎曰本體未嘗不樂今曰必如何而後能是欲有加於本體之外也然則遂無事於學乎曰何爲其然也莫非學也而皆所以求此樂也樂者樂此學學者學此樂吾先子蓋嘗言之也如是則樂亦有辨乎曰有有所倚而後樂者樂以人者也一失其所倚則慊然若不足也無所倚而自樂者樂以天者也舒慘欣戚榮悴得喪無適而不可也既無所倚則樂者果何物乎道乎心乎曰無物故樂有物則否矣且樂即

道樂卽心也而曰所樂者道所樂者心是牀上之牀也學止於是而已乎曰昔孔子之稱顏回但曰不改其樂而其自名也亦曰樂在其中其所以喟然而與點者亦以此也二程夫子之聞學於茂叔也於此蓋終身焉而豈復有所加也曰孔顏之樂未易識也吾欲始之以憂而終之以樂可乎曰孔顏之樂愚夫愚婦之所同然也何以曰未易識也且樂者心之體也憂者心之障也欲識其樂而先之以憂是欲全其體而故障之也然則何以曰憂道何以曰君子有終身之憂乎曰所謂憂者非如世之膠膠然役役然以外物爲戚戚者也所憂者道也其憂道者憂其不得乎樂也舜自耕稼陶漁以至爲帝無往不樂而吾獨否也是故君子終身憂之也是其憂也乃所以爲樂其樂也則自無庸於憂耳○人人本有不假外求故曰易簡非言語之能述非思慮之能及故曰默識本自見成在我何須擔荷本無遠不至何須充拓會此言下便卽了了○斯道流布何物非眞眼前卽是何必等待略著些意便是障礙諸公今日之學不在世界一切上不在書册道理上不在言語思量上直從這裡轉機向自己沒緣沒故如何能施爲作用穿衣喫飯接人待物分青理白項項不昧的來來來去自有個入處此非異學語蓋是爾本有具足的良知也○先生在憑虛閣會講論一貫人各出見先生不應隨因某語觸發閔堂一笑先生曰此却是一貫

布政徐波石先生樾

徐樾字子直號波石貴溪人嘉靖十一年進士歷官部郎出任皐藩三十一年陞雲南左布政使元江府土舍那鑑弒其知府那憲攻劫州縣朝議討之總兵沐朝弼巡撫石簡會師分五哨進勦那鑑遣經歷張惟至監軍僉事王養浩僞降養浩疑不敢往先生以督餉至軍慨然請行至元江府南門外鑑不出迎先生呵問伏兵起而害之姚安土官高鶚力救亦戰沒我兵連歲攻之不克會鑑死諸酋願納象贖罪世宗厭兵遂允之時人爲之語曰可憐二品承宣使只值元江象八條傷罪人之不得也先生少與夏相才名相亞得事陽明繼而卒業心齋之門先生操存過苦常與心齋步月下刻刻簡點心齋厲聲曰天地不交否又一夕至小渠心齋躍過顧謂先生曰何多擬議也先生過

渠頓然若失。既而歎曰。從前孤負此翁。爲某費却許多氣力。先生謂六合也者。心之邊際。萬物也者。心之形色。往古來今。惟有此心。浩浩淵淵。不可得而窮測也。此心自朝至暮。能聞能見。能孝能弟。無間晝夜。不須計度。自然明覺與天同流。一入聲臭。即是意念。是已私也。人之日用起居食息。誰非天者。即此是眞知眞識。又從而知識之。是二知識也。人心之痛癢視聽。無不覺者。此覺之外。更有覺乎。愚不肖者。未嘗離此爲體矣。謂不知。不自知其用處是性。故曰蠢動。是以動處是覺。覺處亦昏昧也。此即現成良知之言。以不犯做手爲妙訣者也。

心齋嘗謂先生曰。何謂至善。曰。至善即性善。曰性即道乎。曰。然。曰。道與身孰尊。身與道何異。曰。一也。曰。今子之身。能尊乎否歟。先生避席請問。曰。何哉。夫子之所謂尊身也。心齋曰。身與道原是一件。至尊者此道。至尊者此身。尊身不尊道。不謂之尊身。尊道不尊身。不謂之尊道。道尊身尊。纔是至善。故曰天下有道。以道徇身。天下無道。以身徇道。若以道徇人。妾婦之道也。已不能尊信。又豈能使彼尊信哉。先生聞之。先生拜而謝曰。某甚慚於夫子之教。今以受降一事論之。先生職主督餉。受降非其分內。冒昧一往。即不敢以喜功議先生。其於尊身之道。得有間矣。

波石語錄

天命一也。自道體之大而無外曰天。自道體之運而無息曰命。憲天者。不違帝則。知命者。自率性眞。一盡其道者也。不能自盡其道。則是人也。具形體而已矣。是以有天人之分也。天也命也。豈別爲一體。吾可得追慕而企及之耶。不過自求自得而已矣。既自求自得。而天也命也。又果何所指耶。神之無方可擬。不曰天乎。誠之無間可息。不曰命乎。是曰天命之謂性。○知者心之靈也。自知之主宰言心。自知之無息言誠。自知之定理言性。自知之不二言敬。自知之莫測言神。自知之渾然言隱。自知之徧覆言費。自知之不昧言學。是故紀綱宇宙者。知也。知知者學也。故曰致知焉。○往古來今。上天下地。統名曰道。是道在人。統名曰心。故曰人者。天地之心。既曰天地之心。以

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而何我何萬物乎哉。二之則有外。有外則非一。不一則私矣。非道也。不道一。則非人矣。不志一。則非學矣。孟子曰。不慮而知。夫曰不慮而知。若固物然。匪一也而能若是乎。神哉。陽明先生曰。致良知者。此知即一。此知本神。知之不昧。是曰致矣。噫。先生之言至矣哉。○道也者。性也。非率性。則道其所道者也。先儒輩出。皆知宗性學矣。而知性者或寡矣。則其用工。不能自得其天命之真。亦性其所性者也。若夫豪傑。則立志直希孔孟。何暇竊似弄影於依稀假借之地。以聞見推測爲知。念慮追責爲學。規矩模倣爲習。是皆外襲者。非性也。孟軻氏沒。而知學者鮮矣。○聖賢教人學率性而已。人之動靜食息。仁義禮智。靈明之德感通。皆以時出而名立焉。無有不感通。無有不停當。自晝而暮。自少而老者也。此天命之性如此。是智之事。智譬則巧。而不能使人者。須自得也。自得之學於良知之自朝而暮。能聞見。能孝弟。無間晝夜。不須計度。自然明覺。是與天同流者。非天命而何。能自信天命之真。而自安其日用之常。是則渾然與天地合德矣。是謂喜怒哀樂未發之中。而允執之矣。顏子之學盡是矣。周子所謂一爲要。程明道所謂廓然大公。物來順應。不須防檢。不須思索。孟子曰。性善者。皆是也。如此。則曰知止而後有定。○夫六合也者。心之郛廓。四海也者。心之邊際。萬物也者。心之形色。往古來今。惟有此心。浩浩淵淵。不可得而窮測也。而曰誠神幾曰。性道教。知此曰知止。此知之體。冲虛無朕。曰中。感應中節曰和。知則率性而已。豈不至易。良能而已。豈不至簡。聖人不得而見之。有志者蓋寡矣。○聖學惟無欺。天性聰明。學者率其性而行之。是不自欺也。率

性者率此明德而已父慈子孝耳聰目明天然良知不待思慮以養之是明其明德一入思擬一落意必則即非本然矣是曰自欺也先師陽明先生只提致良知為古今衆同蓋以此也先生深於自得者也自信此知即性也曰知者自靈明言曰性者自不息言妙用無端條理密察曰理靈明者此覺也聲臭俱無神聖莫測曰明曰誠體以知名有知無體理本用顯仁義由名故曰為能聰明睿知則溥博淵泉而時出之寬裕温柔齊莊中正時出而名之者也語其體固聰明睿知是已○疑吾道特足以經政撫時而不知其定性立命之奥將謂二氏有密教也而不知人者天地之心得其心則天地與我同流混闢之化相與終始亦何以惑死生乎易曰原始返終故知死生之說其說也謂形有始終耳而性即命也何始終乎故君子盡性則至命矣

不知求作聖之學何以望此道之明而自立人極也哉○人之所以為貴者此性之靈而已矣惟靈也故能聰能明能幾能神能謙能益能剛能柔卷舒變化溥博高明出入乎富貴貧賤之境參酌乎往來消息之時安然於飲食居處怡然於孝悌忠信伊尹以天民之先覺而覺天下者覺此靈明之性而已必自覺矣而始可以語得也孟子指怵惕之心於乍見入井之頃即伊尹覺天下之心也○孔孟之學堯舜之治舉求諸心焉而已心外無事矣求事也者或逐事而二心求心也者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是心也即萬化也自聖人以至愚夫一者也知天下國家皆我也是曰知心知天地萬物皆心也是曰知學盡心則萬物備我我者萬物之體萬物者我之散殊一物不得其所則將誰委乎曰我不能則自欺其知曰物難盡則自離其體是皆

自私自是者之見不責躬而責人不求諸心而求諸事非盡心之謂也○告子固有義外之非矣伊川曰在物爲理何以異於義外哉子莫固有執中之陋矣伊川曰堂之中爲中國之中爲中何以異於執一哉信理在外也何以曰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信中可擬而明也何以曰故神無方而易無體○學所以明道也道者率性而已耳目之無不覩聞者聰明則然也父子之無不愛親者慈孝則然也是固若大路然而民生日用不能不由之者也然道即聰明慈孝也顏子之仰鑽瞻忽何爲而歎其難道信高矣美矣孟子曰徐行後長何爲而指其近○問以堯舜事業爲一點浮雲只是所性不存之意曰浮雲語適然也做到時雍風動處聖人皆順應而我無與此正是允執厥中○問氣清則通清極則神恐神不可以言氣也何如曰運動者曰氣虛靈者曰神皆擬而名之者也不神則無物矣誰其運動學而未至無欲則思雜雜則不清雜則不神非一也○問朱子謂朝廷若要恢復中原須要罷了三十年科舉此說如何曰謂須得眞才可圖恢復必須學術中來今日卓越之資皆溺習於科舉而不知返噫弊而害也久矣誠正之學不講如人才何○問知涵養而不務講求將認欲作理則如之何曰如認欲作理則涵養箇甚講求正精察乎理欲而存乎此心者也這學問中自不能缺一的莫認講求作談天說地也○問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似指氣質之性而言何如曰五行陰陽一太極也一而未嘗不殊殊而未嘗不一也猶人也耳目口鼻未嘗可同見聞覺知未嘗有二心也質者性之器氣者性之運執得而二之而離之者哉若曰天地之性又曰有氣質之性則誤矣○百姓日用莫非

天命之流行。但無妄即誠也。知此則入道有門矣。○問銓司選官避嫌者皆是私心若係其親子弟如何不避嫌得曰人心虛靈。明徹。乃時措妙用若此等商量自著不得。此皆有欲之心。從格套中商量而求其可。豈義之與比。若此等心。避不避皆私也。○問理性命章萬一各正。如何謂之各正曰各賦此理而生。蠢動與人。靈性各具是天命無二也。品物之殊曰萬。均得所賦曰各正。

教諭王一菴先生棟

王棟字隆吉號一菴泰州人。從事心齋。嘉靖戊午。由歲貢授南城訓導。轉泰安。陞南豐教諭。所至以講學為事。先生之學。其大端有二。一則稟師門格物之旨而洗發之。言格物乃所以致知。平居未與物接。只自安正其身。便是格其物之本。格其物之本。便即是未應時之良知。至於事至物來。推吾身之矩而順事恕施。便是格其物之末。格其物之末。便即是既應時之良知。故致知格物。不可分析。一則不以意為心之所發。謂自身之主宰而言謂之心。自心之主宰而言謂之意。心則虛靈而善應。意有定向而中涵。自心虛靈之中。確然有主者名之曰意耳。昔者先師蔵山曰。人心徑寸耳。而空中四達。有太虛之象。虛故生靈。靈生覺。覺有主。是曰意。故以意為心之所發為非是。而門下亦且斷

斷而不信。於是有答董標心意十問。答史孝服商疑。逮夢奠之後。慟曰。初爲劉子節要。尚將先師言意所在。節去之。眞索解人而不得。豈知一菴先生所論若合符節。先生曰。不以意爲心之所發。雖自家體驗見得如此。然頗自信心同理同。可以質諸千古而不惑。顧當時亦無不疑之。雖其久於門下者不能以釋然。下士聞道而笑。豈不然乎。周海門作聖學宗傳。多將先儒宗旨湊合己意。埋沒一菴。又不必論也。

王一菴先生語錄

陽明先生提掇良知二字爲學者用功口訣。眞聖學要旨也。今人只以知是知非爲良知。此猶未悟良知自是人心寂然不動不慮而知之靈體。其知是知非則其生化於感通者耳。○良知無時而昧。不必加知。卽明德無時而昏。不必加明也。大學所謂在明明德。只是要人明識此體。非刮去其昏。如後人磨鏡之喻。夫鏡。物也。心神也。物滯於有迹。神妙於無方。何可論比。故學者之於良知。亦只要識認此體端的便了。不消更著致字。先師云。明翁初講致良知。後來只說良知。傳之者自不察耳。○先師以安身釋止至善。謂天下國家之本在身。必知止吾身於至善之地。然後身安而天下國家可保。故止至善者。安其身之謂也。欲安其身。則不得不自正其身。其有未正。又不容不反求諸身。能

反身則身無不正身無不正則處無不安而至善在我矣古今有志於明德親民而出處失道身且不保者不明止至善之學故也○先師之學主於格物故其言曰格物是止至善工夫格字不單訓正格如格式有比則推度之義物之所取正者也物卽物有本末之物謂吾身與天下國家之人格物云者以身爲格而格度天下國家之人則所以處之之道反諸吾身而自足矣○舊謂意者心之所發教人審幾於動念之初竊疑念旣動矣誠之奚及蓋自身之主宰而言謂之意心則虛靈而善應意有定向而中涵非謂心無主宰賴意之意自心虛靈之中確然有主者而名之曰意耳大抵心之精神無時不動故其生機不息妙應無方然必有所以主宰乎其中而寂然不動者所謂意也猶俗言主意之意故意字從心從立中間象形太極圈中點以主宰乎其間不著四邊不賴倚靠人心所以能應萬變而不失者只緣立得這主宰於心上自能不慮而知不然孰主張是孰綱維是聖狂之所以分只爭這主宰誠不誠耳若以意爲心之發動情念一動便屬流行而曰及其乍動未顯之初用功防慎則恐怳忽之際物化神馳雖有敏者莫措其手聖門誠意之學先天易簡之訣安有此作用哉○誠意工夫在愼獨獨卽意之別名愼卽誠之用力者耳意是心之主宰以其寂然不動之處謂單單有個不慮而知之靈體自做主張自裁生化故舉而名之曰獨少間攙以見聞才識之能情感利害之便則是有所商量倚靠不得謂之獨矣世云獨知此中固是離知不得然謂此個獨處自然有知則可謂獨我自知而人不及知則獨字虛而知字實恐非聖賢立言之精意也知

誠意之爲愼獨則知用力於動念之後者悉無及矣故獨在中庸謂之不覩不聞愼在中庸謂之戒愼恐懼愼本嚴敬而不怠之謂非察私而防雜者也○愼獨註云謹之於此以審其幾後儒因謂審察心中幾動辯其善惡而克遏之如此用功眞難湊泊易大傳曰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則幾字是交際事幾上見非心體上有幾動也心體上有幾動則是動於念楊慈湖所以謂之起意而非大學中庸所謂獨也大傳又曰夫易聖人所以極深而研幾也朱子解云所以極深者至精也所以研幾者至變也以變釋幾非事幾乎後又謂於心幾動處省檢而精察之以是爲研謬亦甚矣○問遺錄一詩言念頭動處須當謹似亦以意爲心之所發如何曰謹念是戒其莫動妄念非於動後察善惡也亦是立定主意再不妄動之義且子所謂意有主意非自泛然各立一意便可言誠蓋自物格知至而來乃決定是修身立本之主意也中庸即曰誠身孟子即曰反身而誠不本諸身便是妄了不以意爲心之所發雖是自家體驗見得如此然頗自信心同理同可以質諸千古而不惑豈以未嘗聞之先師而避諱之哉○象山謂在人情事變上用功正孟子必有事焉之意必有事焉非謂必以集義爲事言吾人無一時一處而非心無一時一處而非事則亦無一時一處而非學故凡曰用動靜云爲一切人情事變孰非吾心性中所有之事孰非職分內當爲之事故謂之必有事焉猶言須臾離事不得件件隨知順應而不失其宜是則所謂集義者也故孟子以後能切實用功而不涉於虛想虛見虛坐虛談者無如象山○明翁初講

致良知曰致者至也如云喪致乎哀之致其解物格知至曰物格則良知之所知者無有虧缺障蔽而得以極其至矣觀此則所謂致良知者謂致極吾心之知俾不欠其本初純粹之體非於良知上復加致也後因學者中往往不明致字之義謂是依著良知推致於事誤分良知爲知致知爲行而失知行合一之旨故後只說良知更不復言致字今明翁去久一時親承面命諸大名賢皆相繼逝海內論學者靡所稽憑故有虛空冒認良知以爲易簡超脫直指知覺爪情爲性混入告子釋氏而不自知則不言致字誤之也二者之間善學者須會取○或疑心翁以格物爲反身之學屬於應事接物時甚好但若平居未與物接只好說個良知更有何物可格曰格物原是致知工夫作兩件拆開不得故明翁曰致知實在於格物格物乃所以致知可謂明矣且先師說物有本末言吾身是本天下國家爲末可見平居未與物接只自安正其身便是格其物之本格其物之本便即是未應時之良知至於事至物來推吾身之矩而順事恕施便是格其物之末格其物之末便即是既應時之良知致知格物可分拆乎況先師原初主張格物宗旨只是要人知得吾身是本專務修身立本而不責人之意非專零零碎碎於事物上作商量也夫何疑哉○問前輩多言敬則中心有主今曰誠意則心有主將主敬不如主誠乎曰不然誠與敬俱是虛字吾非謂誠能有主謂誠此修身立本之意乃有主也誠字虛意字實譬如方士說丹意是鉛汞丹頭誠則所謂文武火候而已又通考之北宮黝之有主是主必勝孟施舍之有主是主無懼曾子聞大勇於夫子是主自反而縮孟子之異於告子是主行慊

於心。皆必有一件物事主宰於中乃有把柄。今只徒言敬則中心有主。不知主箇甚麼。將以爲主箇敬字畢竟懸空無附著。何以應變而不動心乎。吾輩今日格物之學。分明是主修身之立本。誠意是所以立之之功。不須說敬而敬在其中。蓋自其眞實不妄之謂誠。自其戒愼不怠之謂敬。誠則敬。敬則誠。其功一也。又程子嘗言學者先須識仁。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這便是以仁爲主。誠敬是所以存之之功。究竟來孔之言縮。孟之言惻。程之言仁。皆與大學修身爲本統脈相承。若合符節。思之當自躍然。○學者一得良知透露時。時時處處。昭明光耀。諸所動作。皆在知中。故曰蓋有不知而作者。我無是也。苟此天性眞知不能徹底皎潔。而藉見聞爲知。則不過知之次者耳。聖人原不藉見聞爲知。故其教人也。雖鄙夫有問。皆可叩兩端而竭焉。○先儒發變化氣質之論。於學者極有益。但若直從氣質偏處矯之。則用功無本。終難責效。故只反身格物。以自認良知。尋樂養心。而充滿氣和。則自然剛暴者溫。柔懦者立。驕矜者寡。簡傲者謙。鄙吝者寬。惰慢者敬。諸所偏重。成近於中矣。以是知學必涵養性源爲主本。而以氣質變化爲徵驗。○自責自修學之至要。今人詳於責人。只爲見其有不是處。不知爲子而見父母不是子職。必不共。爲臣而見君上不是臣職。必不盡。他如處兄弟。交朋友。畜妻子。苟徒見其不是。則自治已疎。動氣作疑。自生障礙。幾何不同歸於不是哉。有志於爲己者。一切不見人之不是。然後能成就一個自家是。○子貢謂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蓋夫子教人。只在言動事爲上從實理會。而性天之妙自在其中。故曰下學而上達。更不懸空說個性與天道使人求高求

遠學者理會得時則夫子之文章何者不是性天之流行外文章而別求性天則妄矣吾人今日何可汲汲於談天說性而失孔門教化之常○問如何是安靜以養微陽曰詩云小心翼翼昭事上帝只時謹慎保守此個靈根常是閒閒靜靜欣欣融融便是得其所養今人只要向外馳騁安得陽長陰消且如人一時收攝精神略見虛明光景便將平日才智襯貼起來多聞見者馳騁於聞見能立事功者馳騁於事功善作詩者馳騁於詩會寫字者馳騁於字以至要立門戶要取功名等等恢宏皆作勞攘精神逐外白日鬼迷當如陽復何哉○楊墨之差易見故自孟子一辨之後無人復入其門鄉愿媚世盜名雖間有人效之然亦自省有愧高明有志之士自不屑為獨告子之學近似率眞坑陷多少有志好學人豪鶻鶻突突撞入其門悟不為怪此其為害特深至今不息也凡今之不肯精細入思從容中道而但任氣作用率意徑情且修號於人曰吾自信自良知妙用矣管甚人是人非吾自性天流行矣管甚無破無綻少循規矩則謂之拘執道理少盡報施則謂之陪奉世界凡若此者謂非告子不求於心不求於氣之學乎嗚呼安得起孟子於九原而辨正之也○一友聞格物之說喜曰看來格物二字只是個致知底致字曰然曰學既明白如此須作第一事斡庶不虛負所聞曰作第一事還有第二第三須是看得事即學學即事日用間一切動靜云為總只是這一個學方是無間斷無歇手處友乃躍然○庸德庸言是小小尋常言行無甚關係時節今人之所忽處正古人之所謹處故學必於微小去處不少放過方始入精○一友好宣己之是語之曰是非之在人心自明自辨何須自

家理直子直其是誰肯認非此余少時害過切骨病痛會記與林東城論一事於舟中余明辨自己之是東城則渾厚莫辨謂辨得自己極是不難為了別人于執滯不能服時李天泉在坐兩解之曰二公皆是也渾厚則仁之意多辨明則義之意多于曰巧哉仁可以該義義不可以該仁吾二人之優劣既較然矣何得謂皆是乎東城大笑曰公依舊又在這裏辨個優劣要做甚麼公可謂只是生薑樹上生但自此吾當進於明辨公亦當進於渾厚則彼此俱有益耳于於是始大悟其差亟起謝教自是悔改數十年來不敢不渾厚也○易傳曰天下何思何慮教人一切不思慮也學而不思則罔心之官則思慎思研慮皆學者用功所在安得糊塗易傳之意蓋言天下之理同歸而塗自殊一致而慮自百我這裡真是廓然大公則自然物來順應我這裡真是寂然不動則自然感而遂通更有何事可思何物可慮而有待於計較安排者耶今不玩本章全文而截其何思何慮四字欲人槁木死灰其心於一切無所思慮之地豈理也哉或云此是聖人地位亦伊川發得太早之說也會得時何思何慮正吾人為學切近工夫蓋必實見得天性良知果是自能感通自能順應果是無絲毫巧智復有待於計較安排此方是真機妙用真性流行而內外兩忘澄然無事矣不然終日應酬都只是憧憧往來自私用智何足以言學乎○不識不知然後能順帝之則今人只要多增聞見以廣知識攙雜虛靈真體如何順帝則乎蓋人有知識則必添却安排擺布用智自私不能行其所無事矣故曰所惡於智者為其鑿也○程子曰明得盡渣滓便渾化此格言也然不必質美者能之良知本體人人具

足不論資質高下亦不論知識淺深信得及悟得入則亦明得盡矣有不能者百倍其功終有明盡時節到得明盡便亦都無渣滓所謂明則誠也學者但當盡力此明不必更求其次只緣當時說箇其次惟莊敬以持養之遂使無限英雄不敢自任質美從事於渾化之功但擇取其所謂次者而終身用力焉所謂明盡只是認得良知的確無遮蔽處耳○聖人神化之精不出於上交不諂下交不瀆之兩言吾先師論明哲保身亦不出於愛敬之一道若他人論幾論哲必著元微奧妙之辭愈深遠而愈不實矣○或問本體曰體用原不可分良知善應處便是本體孔門論學多就用處言之故皆中正平實後儒病求之者逐事支離不得其要從而指示本體立論始微而高虛元遠之蔽所自起矣○由仁義行自是良知天性生機流出不假聞見安排行仁義者遵依仁義道理而行不由心生者也一是生息於中一是襲取於外二者王霸聖凡之別非安勉生熟之分也○聖人所不知不能即愚夫愚婦與知能行之事○心本在焉須知不在何處人言心要在腔子裏心苟在腔子裏面則凡腔子之外可盡無心耶夫心之本體靜虛無物則為不放失無在而無不在也若或一有所著馳於彼則不存於此有所在即有所不在矣此之謂不在○古人好善惡惡皆在己身上做工夫今人好善惡惡皆在人身上作障礙○程子每見人靜坐便道善學善字當玩如云魯男善學柳下惠一般學本不必靜坐在始學非靜坐也今人謬以靜坐養心失之遠矣○問欲致知良必須精察此心有無色貨名利之私夾雜方是源頭潔淨曰此是以

良知為未足，而以察私補之也。良知有潔淨而無私，不必加察。但要認得良知真爾，不認良知而務察其私，其究能使色貨名利之私一切禁遏而不得肆乎？安望廓清之有日哉？○問：開思襍慮何以却之？曰：聖人之聖，不必論此，心之生機，頃刻不息，所謂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是其神明不測，自合如此。若一槩盡欲無之，必求至於杳然無念，非惟勢有不能，即能之，正所謂槁木死灰，自絕其生生不息之機，而可乎？但不必思慮襍，徒自勞攘耳。○一友覺有過言悔悔不樂，曰：莫煩惱，前頭失處且喜樂。今日覺處，此方是見在真工夫，煩惱前頭失處，尚在毀譽上支持，未復本體，喜樂見在覺處，則所過者化，而真體已呈露矣。二者相去，不亦遠乎？○自古農工商賈，業雖不同，然人人皆可共學，孔門弟子三千，而身通六藝者纔七十二，其餘則皆無知鄙夫耳。至秦滅學，漢興，惟記誦古人遺經者起為經師，更相授受，於是指此學獨為經生文士之業，而千古聖人與人人共明共成之學，遂泯沒而不傳矣。天生我師，崛起海濱，脫然獨悟，直宗孔孟，直指人心，然後愚夫俗子，不識一字之人，皆知自性自靈，自完自足，不假聞見，不煩口耳，而二千年不傳之消息，一朝復明矣。

誠意問答

歲在庚午春，王正月，芝蘭獨茂，苕草爭妍。（梃）偶侍側，一菴夫子起而歎曰：格物之學，已信於人人矣，誠意以心之主宰言，不猶有疑之者乎？（梃）曰：豈特他人疑之，雖以梃之久於門下者，亦不能以釋然，蓋以意為心之所發，則未發為心之本體，心意有所分別而後誠正不容混也。先儒謂心如穀種，意其所發之萌芽

矣乎師曰子知穀之萌芽已發者爲意而不知未發之中生生不息機莫容遏者獨不可謂之意乎○樾曰已發之和即有未發之中者在亦嘗聞之矣然大學一書專在情上理會故好惡足以括之意之所在非好則惡意不近於情耶師曰意近乎志即經文之所謂有定也行者之北之南必須先有定主意定而後靜且安則修身矣○樾曰嘗與吳友三江論人之視聽言動莫非吾意之所運視聽言動必以禮則亦莫非吾誠之所在也故大學誠意即中庸誠身似於師說近之乎然以意近乎志古者十五志於大學豈待格物之後而志始立耶師曰志意原不相遠語錄嘗言之矣惟學貴知本誠身誠意固一也然不知誠意以修身爲國家天下之本則身不止於至善而每蹈於危險之地矣身且不保而況於保家保國保天下乎今人知格物反己之學而猶不免於動氣責人者只爲修身主意不誠如果眞誠懇惻凡有逆境惟知責己而不知責人是於感應不息上用工不然斷港絕河棄交息遊而非聖人運世學矣○樾曰言之至此心體洞然自知格致處事議事頗有究竟而不容少有所混然以之處人亦然今聞師訓庶有所悔而改乎但感應不息上用功吾儒之所以異於二氏者正在於此却當於心體上著力豈宜於效驗上較之耶師曰心迹一而後知吾儒之妙非二氏可及也若人情有感必應則恆人皆能處之矣惟感之而不應而吾之所以感之者惟自盡其分而不暇於責人望人而後謂之學無止法爲人父止於慈不當因其子之賢愚而異愛爲人子止於孝不當因其父之寬嚴而異敬君臣朋友皆然一求諸身而無責人之妄念是之謂反身而誠樂莫大焉蓋反

身則此心一而不二不二非誠乎樂卽此之謂自謙也○樾曰用力之方指示下愚當何所先乎師曰誠意工夫全在愼獨獨卽意也此惟吾心一點生機而無一毫見聞情識利害所混故曰獨卽中庸之所謂不覩不聞也愼卽戒謹恐懼○樾曰誠意之後正心之功亦大段著力不得譬之行者之南立定主意必期至南而止更無一毫牽引此誠也然至中途或有君上之召或有父兄之命則又當變通而不容泥滯落於有所正心之功其不滯而已乎師曰不滯亦是但能決定以修身立本爲主意則自無念不必察私防欲心次自然廣大傳曰心廣體胖其旨深哉苟不由誠意自慊而專務強正其心則是告子之學也烏足以語此○樾曰論至於此學問雖有所受而體認則存乎人何前之苦析經文而不求實用哉樾之所以疑而信信而疑者蓋以世之主講者輒好異說以新聞見況朱子之學尤未可以輕議也常讀章句因其所發釋明德實其所發釋誠意又考諸小註意是主張恁地然則朱子皆非歟師曰朱子所註未爲不是但後之學者遂分所發有善惡二端殊不知格致之後有善而無惡若惡念已發而後著力則猶恐有不及者矣○樾曰禁於未發之謂豫發而後禁則扞格而不勝用力於未發者集義之君子自慊者也用力於已發者襲取之小人見君子而後厭然之類也吾人今日願爲君子耶爲小人耶當知所以自辯也但意之所主果屬將發未發之間乎未發則不得謂意矣師曰未發已發不以時言且人心之靈原無發之時當其發也必有寂然不動者以爲之主乃意爲心之主宰心爲身之主宰也子姑無言語求之久之自當有得門人李樾記

銓部林東城先生春

林春字子仁號東城泰州人家貧童子時傭於王氏王氏見其慧使與子共學刻苦自勵嘉靖壬辰舉會試第一除戶部主事改禮部又改吏部請告歸起補郎中辛丑卒官年四十四先生師心齋而友龍溪當其始學日以朱墨點記其動念臧否醇雜久之乃悟曰此治病於標者也盍反其本乎自束髮至蓋棺未嘗一日不講學雖在吏部不以執熱官避嫌襆被宿寺觀與同志終夜剌剌不休荊川曰子仁學幾二十年其膠解凍釋未知如何然自同志中語質行者必歸之義觀其論學工夫綿密不涉安排不落睹聞明道之行所無事慈湖之不起意庶幾近之心齋之門未之或先也

林春字子仁號東城北直

錦衣林東城先生春

林東城集

自驗接人雖寬大不忤而中心亦自有梗自省雖不敢隨俗計較而功名之念又不能忘故平時包裹之驗至此乃見其眞○近覺精神泄漏夢寐不清作事應物時有氣不順暢辭不合度人有受之不堪我亦悔之無及固知平時工夫不能實際以至如此然少知檢察則又矜持不泰無與物同春之意於心不化己亦不能容矣○心齋先生語鄙人云當官以來子以爲順事乎蓋未嘗自以爲過也予曰然識有未盡勢有未能此則鄙人之過也夫子曰非是之謂也卽舉乾卦六爻譬作六臣鄙人者屬九四躍龍云也龍而躍求自試者也故有許多責備之意形見之機若非自以爲過而善補之辭有不得其禍者予曰旣旣業業不敢放過惟以正自守不求人知不徇人意以正事之而

已僅足支持夫子言之於吾心有戚戚也夫子曰是亦足矣未知合易而坦然行也使能知合易道不以爲盡心不以爲難處實實落落以爲補過更覺精神亨嵲然有悟乃知從仕之難今始見其易易也○爲己之學不相假借無俟旁求饑食渴飲由我而已何嘗與人知不知哉惟其爲己之間又知己非我所得私亦有私之不可得者如善與人同舍己從人之類乃爲眞切何計人己之分耶○道理無窮工夫不息望道未見望聖人之心其道體本如是也使眞有所得而守之將無所事於守矣惟聖人無所事守吾人尚有待於守也所謂不俟造作不必假借者如目自能視視之而已豈待加視而後明耳自能聽聽之而已豈待加聽而後聰心自能思思之而已豈待加思而後睿哉神明無待於外求養自復其本體通乎晝夜之道而知者也

近世學者不信本心具足惟於心外尋求聰明自用者失其本心修補粧綴者滯其實用久而忘返習以爲常反曰學專在是眞有孤聖門精一之旨矣○靜中體認吾人日用間意念起時無纖毫私見便是靜便是制外也未發氣象此亦可覩非養至冥冥寞寞始可言靜○明覺即戒懼亦是工夫亦是本體初無所異必戒懼而後明覺則明覺時誰明覺也○環溪主靜靜而無靜可也否則打帖久而氣魄弱某人主動動而無動可也否則發散久而神識淺○人心平日固有紛擾習染時心少不省察則逐逐相隨牽引無已或茫茫蕩蕩不知所極惟著察此念虛明在中舉無所著及事一觸從而應之不見其有不以爲功久則自以爲是者或自見其非假之外者亦自得於內眞如冲漠無朕萬象森然○文王望道未見此正心無私處苟有見而

爲之不免比合牽引落於聞見雖公亦私也所謂當理者心外無理理外無事事外無仁即心是理即理是事即事是仁一而已矣故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既爲一體則物之是非善惡如體之疾痛疴癢無不自知何理可當何心可私一見決矣○近見此心無一物可見亦無工夫可著只如此平等做去一步一事一事自有條理自有不容已處無許多智識計較如天之廣大高明其間之生生化化者自不費手段也○心果無事百體自舒雖造次顛沛亦自裕如不見有事如此則神完知藏自能應事亦自無不照者故眞學不於照上論眞惟於無照上致決果是無照即是眞體耳自能聰目自能明心自能照何假纖毫氣力哉○今爲學者但於事事物物上起念如何作用乃是工夫據其自信亦曰用功証之於易亦曰研幾即是致知即是聖人矣不知此正生死之關誠僞之辨不可不察道無方體亦何形象故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此便是道便是工夫有不待人之用心而始湊合以此加彼云也○求仁之功非認意見以爲是則從遷就以爲宜恐無思無爲之體未能合一惟於一體求之果無見於人過而恐我愛之未深果無見於己是而恐躬行之未當兢兢業業日改月化以求一體之無私不計衆心之何若如此而已○日來工夫惟於平等上實際做去更不加減分毫著纖毫氣力使情藏氣定智發心安若無所事事者蓋無道之可見亦無學之可名不求見解只依本色人雖不知吾自知之人雖不信吾自信之而已○自心自信當下即得清明隨事自能泛應故曰淸明在躬志氣如神言本心俱足萬化流行也後世學術只爲自信不及苦心小而事大幾微之

善不足以應之取益於傳記之言比擬於變通之跡事有近似者引之而強合道無方體者執之而等倫縱能湊合成章不免神氣消索物既不親我亦不化終與道爲二也○人心無迹何處著念感而遂通此乃眞念故曰不必動念也使有念可動則未應之先念在何處既應之後念又何生寂然不動而已矣學者習染之深以著意爲眞切不知自迷其性○道本無體亦不可見苟以有心而求終是有生有死有起有滅惟悟本來原無一物凡今日之聞見聰明皆障蔽之實況於世情物欲又其甚者乎

明儒學案卷三十二終

姚江黃梨洲先生著

會稽後學　蓀　晉寶齋
莫　階芝庭　校刊

文肅趙大洲先生貞吉

趙貞吉字孟靜號大洲蜀之內江人生而神穎六歲誦書日盡數卷登嘉靖十一年進士第選庶吉士授編修因上惑方術疏請數求眞儒不報遷右春坊右中允管司業事二十九年京師戒嚴嬖書要貢集百官議闕下日中莫發一論者先生出班大言曰城下之盟春秋恥之華亭問何奇畫先生曰爲今之計皇上出御正殿下詔引咎錄周尚文之功以勵邊帥釋沈束之獄以開言路輕損軍之令重賞功之格飭文武百司爲城守遣官宣諭諸將監督力戰其他無可爲畫者上卽陞先生左春坊左

諭德兼河南道監察御史給賞功銀五萬兩令其隨宜區處宣諭將士方延議罷先生盛氣謁相嵩於西苑值中嵩辭不見先生怒叱門者會通政趙文華趨入顧謂先生曰公休矣天下事當徐議之先生愈怒罵曰汝權門犬何知天下事嵩聞大恨欲敗其事故不與督戰事權亦不與一護卒先生單騎出城慨民事致銀總兵仇鸞所歷諸營傳諭而返明日復命上怒謂功賞未見措置第爲周尚文沈東懷怨詔錦衣衛逮杖謫廣西荔波縣典史量移徽州通判稍遷南京文選司主事進郎中陞光祿寺少卿通政司參議右通政光祿寺卿戶部右侍郎皆在南京四十年始入爲戶部右侍郎又以忤嵩罷隆慶改元起吏部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掌詹事府事上幸學暫掌祭酒事出爲南京禮部尚書召入兼翰林院學士協管詹事府事尋拜文淵閣大學士先生在閣與高文襄共事而議多不合其大者謂御兵分隸五府數變之後至嘉靖庚戌別立戎政廳以十餘萬衆統於一人盡變祖制夫兵權貴於分練兵亦貴於分此古法也疏下廷臣議行而本兵霍冀不悅及給事中楊鎔論冀冀遂誣先生主使上終直先生而罷冀文襄以徐文貞草世廟遺詔改政改臣爲譬君將欲加罪先生拂衣起曰若是則先帝大禮大獄諸案即宋之奸黨碑也文襄以閣臣兼掌吏部事使先生兼掌都察院事文襄欲修怨廷中之異己者非時考察科道先生執筆文襄終不得志其爭給事中吳時來至於日中於是文襄使其客韓楫劾先生爲庸橫先生言人臣庸則不能橫橫非庸臣之所能也臣競競唯拱言是聽僅以考察一事與之相左臣眞庸臣也若拱者然後可謂之橫也已詔馳驛歸杜

門著述擬作二通以括古今之書內篇曰經世通外篇曰出世通內篇又分二門曰史曰業史之爲部四曰統曰傳曰制曰誌業之爲部四曰典曰行曰藝曰術外篇亦分二門曰說曰宗說之爲部三曰經曰律曰論宗之爲部一曰單傳直指書雖未成而其緒可尋也萬歷四年三月十五日卒年六十九贈少保謚文肅先生之學李贄謂其得之徐波石按先生之論中也曰世儒解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名而不知言中爲何物今夫置器於地平正端審然後曰此器不偏不倚庶物之數長短適中然後曰此物無過不及今舍其器物未問其作何名狀而但稱曰不偏不倚無過不及則茫茫虛號何所指歸若以爲物物有天然之則事事有當可之處夫天然之則在此物者不能以該於彼物當可之處在此事者不能以通於他事若以爲道心爲主而人心聽命則動靜云爲之際自無過不及之差此又以中爲學問之效豈有三聖心傳不指其體而僅言其效乎波石之論中也亦曰伊川有堂之中爲中國之中爲中若中可擬而明也易不當曰神無方而易無體矣故知先生有所授受也先生初不自諱其非禪學嘗與徐魯源相遇魯源言學問當有所取有所舍先生厲聲曰吾這裡無取無舍宛然宗門作用也其答友人云僕之爲禪自弱冠以來敢欺人哉試觀僕之行事立身於名教有悖謬者乎則禪之不足以害人明矣僕蓋以身證之非世儒徒以口說辯論比也先生謂禪不足以害人者亦是有說朱子云佛學至禪學大壞蓋至於今禪學至棒喝而又大壞棒喝因付囑源流而又大壞就禪教中分之爲兩曰如來禪曰祖師禪如來禪者先儒所謂語上而遺下彌近理而大亂眞

者是也。祖師禪者縱橫捭闔純以機巧小慧牢籠出沒其間不啻遠理而失眞矣。今之爲釋氏者中分天下之人非祖師禪勿貴遞相囑付聚羣不逞之徒教之以機械變詐皇皇求利其害寧止於洪水猛獸哉故吾見今之學禪而有得者求一樸實自好之士而無有假使達摩復來必當折棒喫口塗抹源流而後佛道可興先生之所謂不足以害人者亦從彌近理而大亂眞者學之古來如大年東坡無垢了翁一輩皆出於此若其遠理而失眞者則斷斷無一好人也先生嘗遊嵩高抱犢伏牛諸山德清蔡子木問道述七圖示之其一混元圖○其二出庚圖其三浴魄圖○其四伊字三點之圖○其五卍字輪相之圖卍其六周子太極圖其七河圖謂一以攝六六以顯一一者眞空也六者妙有也世間法與出世法皆備矣先生蓋見瀉仰山圖相創立宗旨與太極圖相似故扭合爲一而不顧其理之然否也夫太極只一圈耳一圈之外不可更加一圈也仰山之圖相九十七一圓分主一事不得謂之混元矣是故形同而實異也出庚浴魄魏伯陽以月象附會納甲趙汝楳朱風林皆嘗駁之與太極益不合矣英雄欺人徒自欺耳

大洲雜錄

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不欺其心爲忠能度人之心爲恕夫不欺自心與能度他心者豈今之人盡不能者哉循是義也堂堂平平以入夫子之門是千載而夕斯也○學術之壓古今譬之有國者三代以前如玉帛俱會之日通天下之物濟天下之用而不必以地限也孟荀以後如加關譏焉稍察阻矣至宋南北之儒殆過羅曲防獨守谿域而不令相往來矣陳公甫嘗歎宋儒之太嚴夫物不通方則用窮學不通方則見陋且諸子如董楊以下蘇陸以上姑不論晦翁法程張矣而不信程張尊楊謝矣而力闢楊謝凡諸靈覺明悟遍解妙達之論盡以委於禪曰爲異端而擯其一言之污也顧白日看案上六經論孟及程氏文字於一切事物理會以爲極致至太極無極陰陽仁

義動靜神化之訓必破碎支離之爲善稍涉易簡疎暢則動色不忍言恐墮異端矣夫謂靈覺明妙禪者所有而儒者所無非靈覺明妙則滯室昏愚豈謂儒者必滯室昏愚而後爲正學耶

○天地萬物本吾一體也而吾何以知天地萬物之然哉天地非仁將恐折萬物非仁將恐歇吾心非仁吾身將恐蹶吾何以知吾身之然哉吾視非仁盲從目生吾聽非仁聾從耳騰吾言非仁口過瞀吾動非仁身過殷殷鳴呼微翳眯睛則八方易位一念顚倒而人己成敵執迷爲眞賊以代子四竅塵投一妙覺死樂出於虛蒸則成菌菌既死之心不可復振蝸窟蚓穴去仁幾何鳶飛魚躍於仁何若古之有道去彼取此三才歸根一日克己吾何以知有道之然哉以其無己也故能成其己鳴呼吾有大己俯萬物而觀天地者也大己不泱小己揭揭小己既克大己潑潑古之善克者視於無形聽於無聲動無軌轍言非述稱四用反一眞流行無體無方禮嘉而享少有意必固我作顚妙用齊滯具爲痿痺此爲不仁而株櫱小己是故無己爲克眞己爲大至大爲仁體無對待不見大小焉知內外性此曰聖復此曰賢小子至愚擇焉執焉昔者吾友從事於此敢告非狂

克己銘

爲仁由己